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儀禮五

克寛經禮補逸

九卷 焦氏經籍志作十卷

存

克寛自序曰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

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葢十之八九矣朱子嘗考定四經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没遂為萬世缺典克寛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别也何則吉禮之别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

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别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疎冠絰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

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
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賔禮之存惟士相見
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
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
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
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鄉大夫賔
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射於
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

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宴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軼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為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太廟説笏與燔柴於奥諸侯宫縣而祭

以白壯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虞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為衰有為慈母練冠為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强大

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黼黻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髽弔始於臺鮐以至蒐田不時邱甲始作之類可考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

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考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已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

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曾魯序曰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為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二戴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覩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

所用剏他人哉至宋慶歴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周禮為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為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為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以屬門人黄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博窮鄉晩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輔父間嘗因其成法别為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梓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讀者便焉學

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緝以達於朱子之書則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歷而目擊之矣乎昔者竊聞之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之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為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化而後禮樂之興可必然則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明良在上寧不有徵於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

番昜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鄉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示且謂先人與吳公為同志友故俾序焉魯於先生無能為役然承命不敢辭之也

程敏政書後曰鄉先生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惟春秋胡傳纂疏刋行餘多不傳葢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竊去攘為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曽公之序耳予族孫昶保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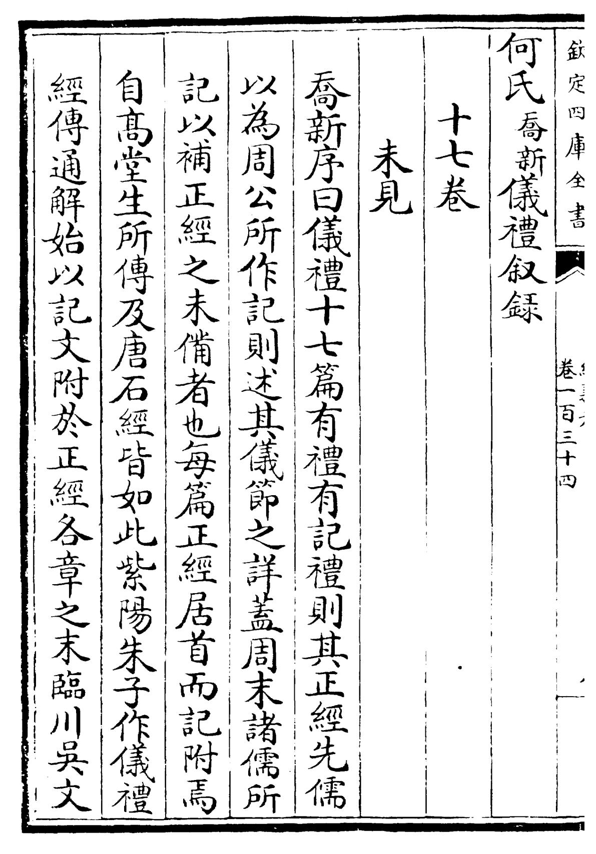
語及之恒切憤恚思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啟從予游知予之惓惓於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刓補真贋之迹皦然甚明使其人重録一過則先生之故書不可釐正矣此天不墜斯文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從玄孫仁知等與恕保力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助之予因為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别為附録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

黄氏潤玉儀禮戴記附注

五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闕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别為一卷通五卷皆為之注釋總曰儀禮戴記附注



何氏喬新儀禮敘録

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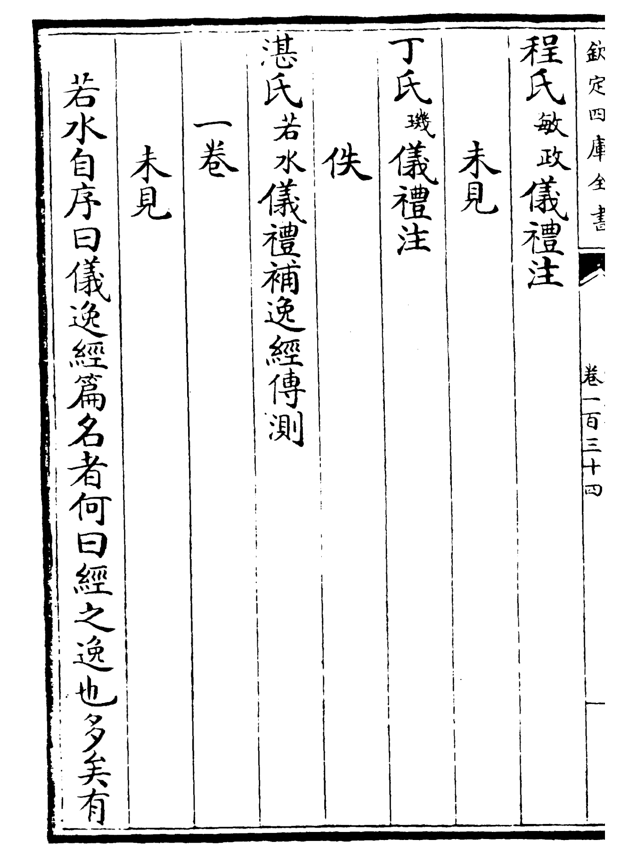
未見

喬新序曰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為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堂生所傳及唐石經皆如此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於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

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為朱子未定之槀乃重加考訂一仍髙堂之舊而為之詮次焉先王之制度粗可見矣元季兵火其書散亡深可痛惜喬新弱冠嘗讀儀禮注疏而愛之方研究其奧㫖尋以科舉之學中輟登第以來讀文正公三禮叙錄又知公嘗考定是經鋭意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禮考注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為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彦文掩為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

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注仍於朱子經傳通解雜然無倫其所注釋徒取鄭玄賈公彥之說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决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喬新不揣庸陋輒因唐人石經兼考叙錄詳加校定經自為經記自為記不相雜糅其章次則依朱子所定亦不敢妄為紛更冠昏二篇賓主問對冠字醴醮之辭石本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蓋欲便於

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為完書嗟夫秦火之後先王典禮十亡八九其存於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炎漢以來雖未能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石廢經用傳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裔新少嘗讀之而不能無韓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為之注以成紫陽臨川二大儒之志今學殖荒落不能為已姑校正遺經藏之家塾傳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為吾所欲為者豈非曠世之一快哉



程氏敏政儀禮注

未見

丁氏璣儀禮注

佚

湛氏若水儀禮補逸經傳測

一卷

未見

若水自序曰儀逸經篇名者何曰經之逸也多矣有

士冠而天子諸侯闕有士昏士喪而天子諸侯大夫闕有士大夫祭而天子諸侯闕之四禮者其見於公符雜見於昏義諸記則有之矣王居明堂也中霤也投壺也奔喪也諸經亡者則有之矣存者其傳足徵也予沿是補逸經名凡十有五庶幾存羊之意而諸記或存其傳者耳

胡氏纉宗儀禮鄭注附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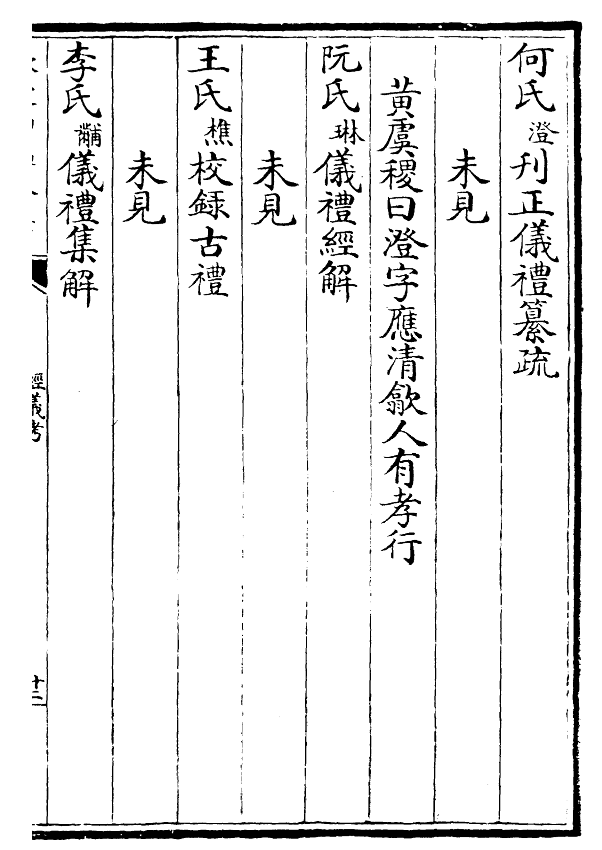
二十五卷

未見

李氏舜臣禮經讀

佚

舜臣自序曰余讀冠禮筮於廟門釋者曰廟古文廟字也蓋十七篇本古文爾而承以秦隸至於今則多俗筆甲乙或易如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納本補紩而鴈鵞也酢酸漿也讀酬酢之酢豈不遠哉不揣弇陋正以大篆用其邊旁以為楷書兼以周禮戴記正焉



何氏澄刊正儀禮纂疏

未見

黄虞稷曰澄字應清歙人有孝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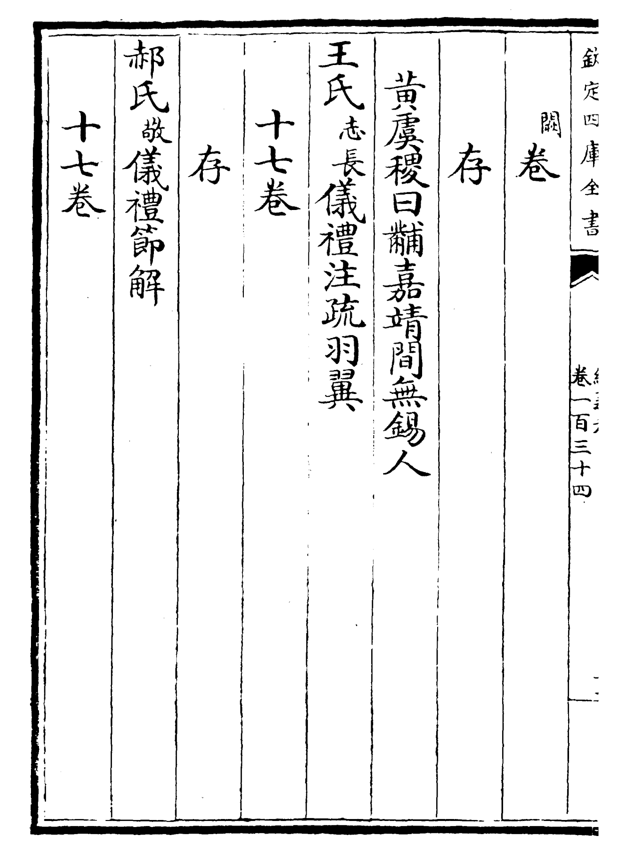
阮氏琳儀禮經解

未見

王氏樵校録古禮

未見

李氏𪆟儀禮集解



闕卷

存

黃虞稷曰䊲嘉靖間無錫人

王氏志長儀禮注疏羽翼

十七卷

存

郝氏敬儀禮節解

十七卷

存

敬自述曰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雖止於十七篇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內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旣夕即士喪禮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啻詳已昔之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

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端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規矩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此皆行禮節目朱仲晦欲以儀禮為經夫儀之不可為經猶經之不可為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世儒耳食朱説欲以儀禮為經割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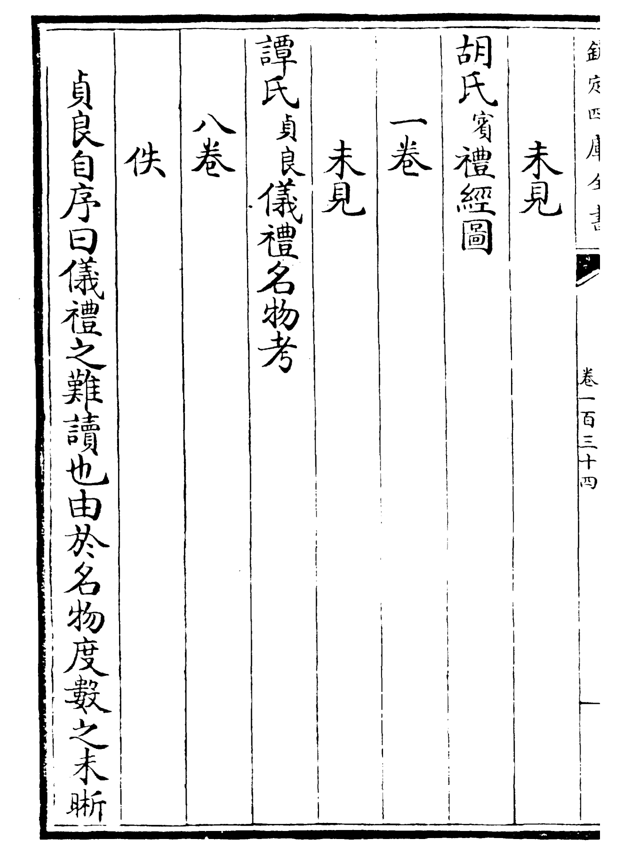
附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乃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迹以通之百世就使補輯完備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劉氏宗周儀禮經傳考次

未見

陳氏林儀禮會通圖

二卷



未見

胡氏賓禮經圖

一卷

未見

譚氏貞良儀禮名物考

八卷

佚

貞良自序曰儀禮之難讀也由於名物度數之未晰

故覺其辭義之艱深也使名物度數之既辨則其艱深者且文從字順矣崇禎丙子秋試擯落意不自聊爰合鄭氏之注賈氏之疏陸氏之釋文聶氏楊氏之圖以及諸家之説攷其名物度數而詮釋之嗚呼尚書百篇伏生止記憶二十八篇學者每致憾於古書之散佚然使其盡存聱牙詰曲當無異是書之難讀縱頒諸學官以取士士必畏難而習焉者寡矣高堂生之禮僅存一十七篇而士子罕肯誦習司學校者

寧以小戴之記傳為經可為長太息也吾故釋其名物度數俾吾後之人不以難讀廢之斯幸甚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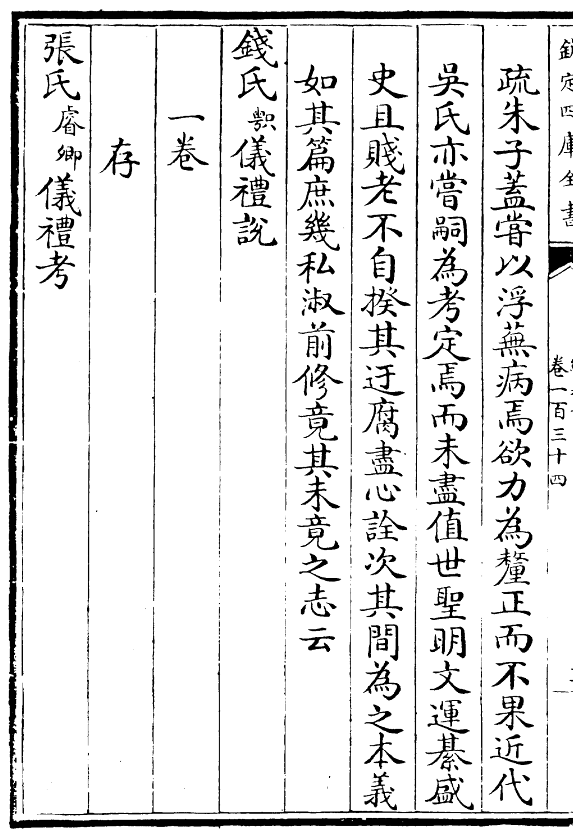
按儀禮雖存治舉子業者不講久矣譚公欲便學者誦習詮其名物度數立意甚厚惜也避地漳州之琯溪失於寇亦古經之不幸也

趙氏魏史儀禮本義

十七卷

存

魏史自序曰儀禮者周公監二代而制之以經世者也中庸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經小曲皆謂之儀是三百儀禮之綱領三千儀禮之條件禮經之大全登孔門者猶及見之而孟氏以後殘缺多矣漢興河間獻王得孔壁禮經五十六篇自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外餘三十九篇在秘府謂之逸禮繼以新莽之亂亡焉故迄今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二戴與劉氏别録參差不同而鄭本一依劉氏其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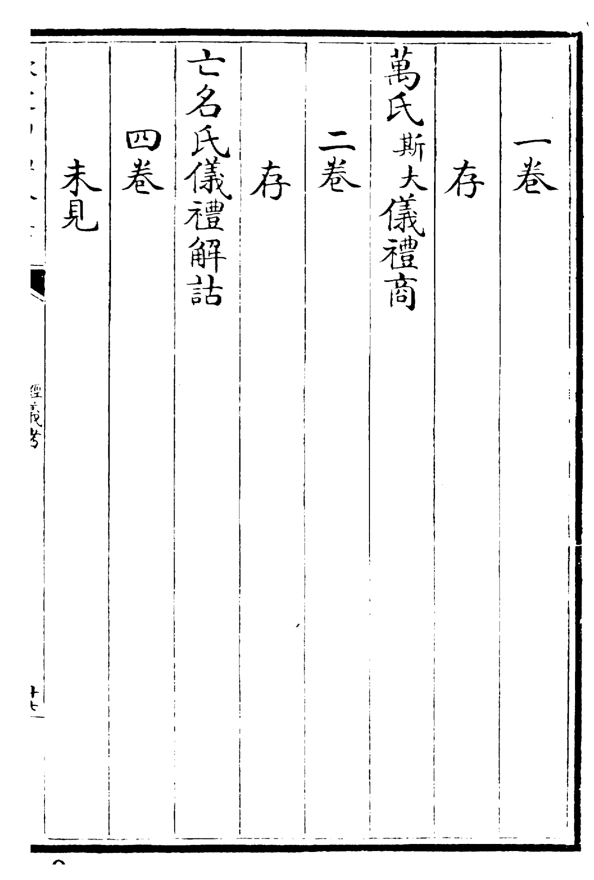
疏朱子蓋嘗以浮蕪病焉欲力為釐正而不果近代吳氏亦嘗嗣為考定焉而未盡值世聖明文運綦盛史且賤老不自揆其迂腐盡心詮次其間為之本義如其篇庶幾私淑前修竟其未竟之志云

錢氏[illegible]儀禮說

一卷

存

張氏睿卿儀禮考



一卷

存

萬氏斯大儀禮商

二卷

存

亡名氏儀禮解詁

四卷

未見

按山陰祁氏書目有之

儀禮節要

三卷

佚

張萱曰抄本莫詳撰集姓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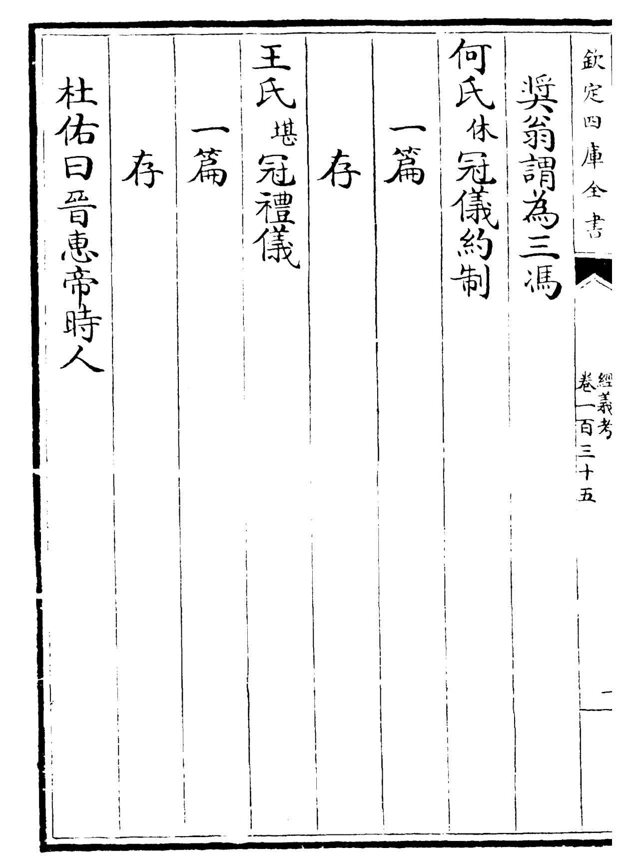
儀禮六

馮氏翼翁士禮考正

佚

吉安府志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登第授漢陽縣丞

歷官撫州守劉岳申志其墓以其父魯山先生曁弟



奨翁謂為三馮

何氏休冠儀約制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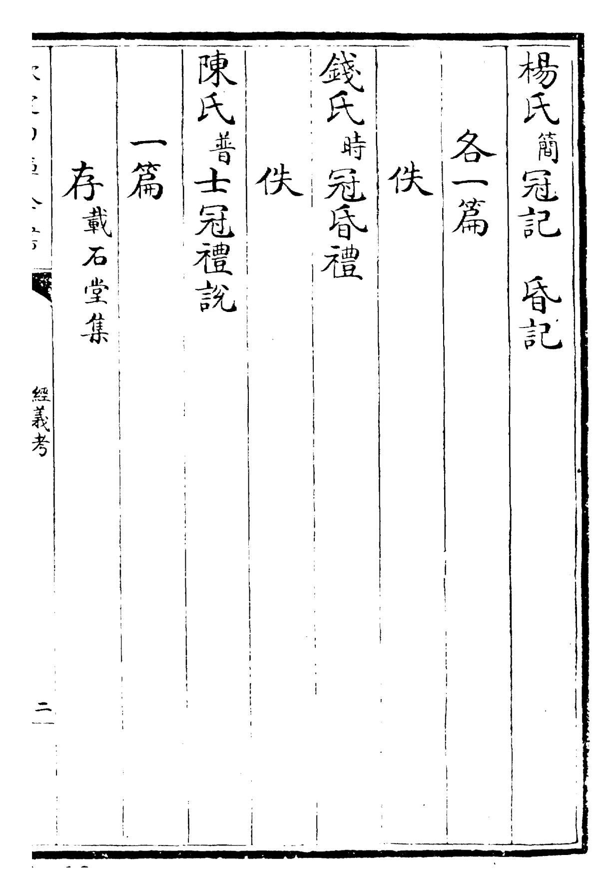
存

王氏堪冠禮儀

一篇

存

杜佑曰晉惠帝時人



楊氏簡冠記　昏記

各一篇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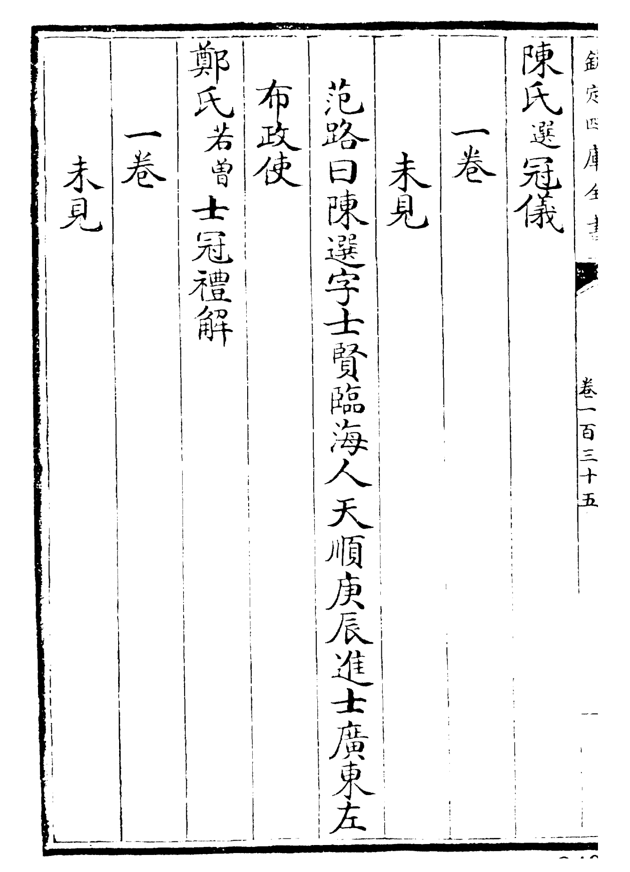
錢氏時冠昏禮

佚

陳氏普士冠禮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陳氏選冠儀

一卷

未見

范路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廣東左布政使

鄭氏若曾士冠禮解

一卷

未見

羅氏顧昏問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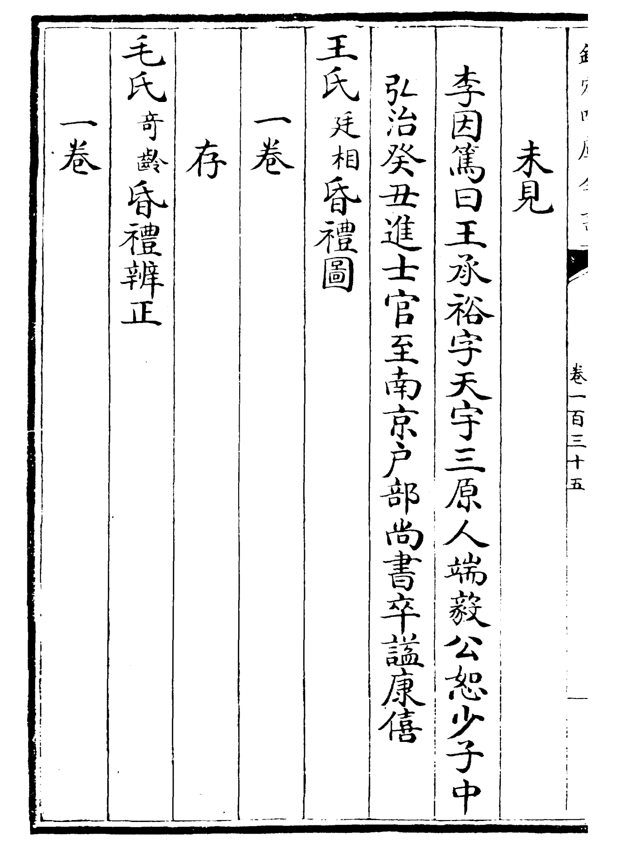
陰氏秉衡昏禮節要

未見

李鎧曰秉衡字振平內江人隱居著述鄉人呼之曰

陰孟子

王氏承裕昏禮用中



未見

李因篤曰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少子中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户部尚書卒謚康僖

王氏廷相昏禮圖

一卷

存

毛氏奇齡昏禮辨正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幼時觀隣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婦入於房合卺而就枕席焉歸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祖廟耒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荅會先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於今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

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茍不告迎是謂欺先君欺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即已為夫婦而同於不為故曰

是不為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恵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即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春秋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

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為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為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為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時三月則

感物悽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為婦見則棗栗腶修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為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

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圾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為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秖以宋學為指歸而宋人著書一往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元晦作家禮即承其誤而著為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

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夫以曽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為三日以廟見為見廟以子婦而為夫婦以死舅姑為生舅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為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来自宋元至於今自流沙至於日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生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於無頼至請名賓客往来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

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為禮數衰息安得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驟丁鴞革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暨歸休而仲氏逝矣予甞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為周公之書而文公亦即以儀禮為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據獨不曰有夫

子之春秋在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於周禮而善觀禮者即於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六籍之間而春秋所書較於周制為尤切故予傳春秋直以禮事文義立為四例而以禮為首以為春秋是非固有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為春秋之禮夫先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祖即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

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即朝廟者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後之書也周禮儀禮雖或為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之書也況儀禮闕落舉無全體以儀禮無天子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無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妁昏禮不朝廟是為妄士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

之有學者因先録昏禮一節記其所聞於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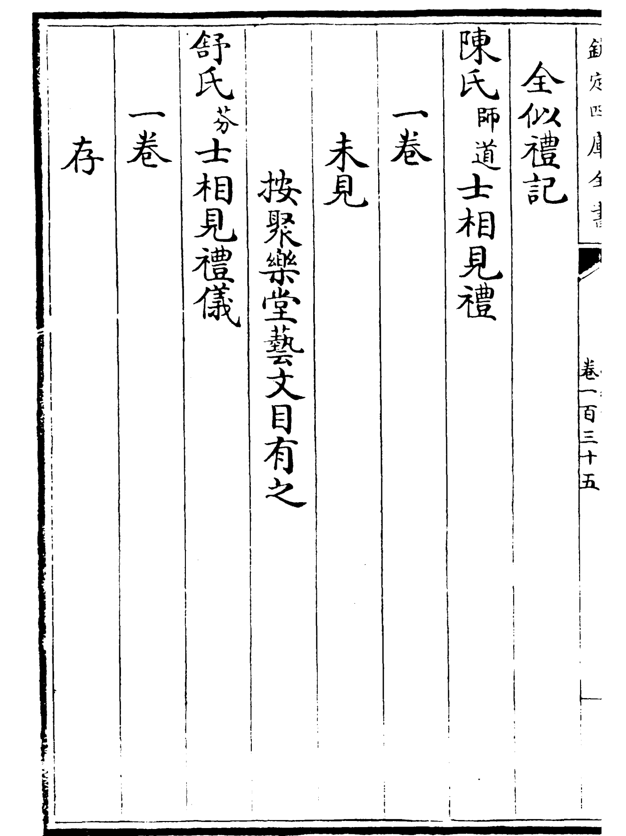
劉氏敞士相見義

一卷

存

東都事略劉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舉進士甲科官至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朱子曰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



全似禮記

陳氏師道士相見禮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舒氏芬士相見禮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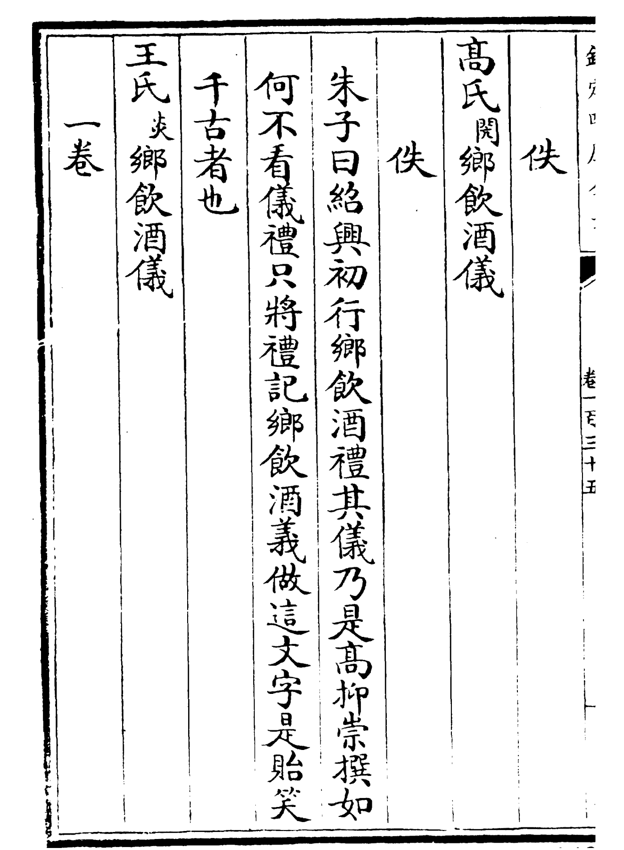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芬自序曰故事謁闕里者拜先師孔子畢乃拜啓聖公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惟升堂再拜而已芬言當行士相見禮蓋公聖人之胄所居所養必異於人而此禮又爲孔壁淹中所出也若夫贄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拘於羔鴈雉腒之飾矣因録一二策將以告夫来謁闕里者

鄭氏（樵）鄉飲禮

宋志三卷　又圖三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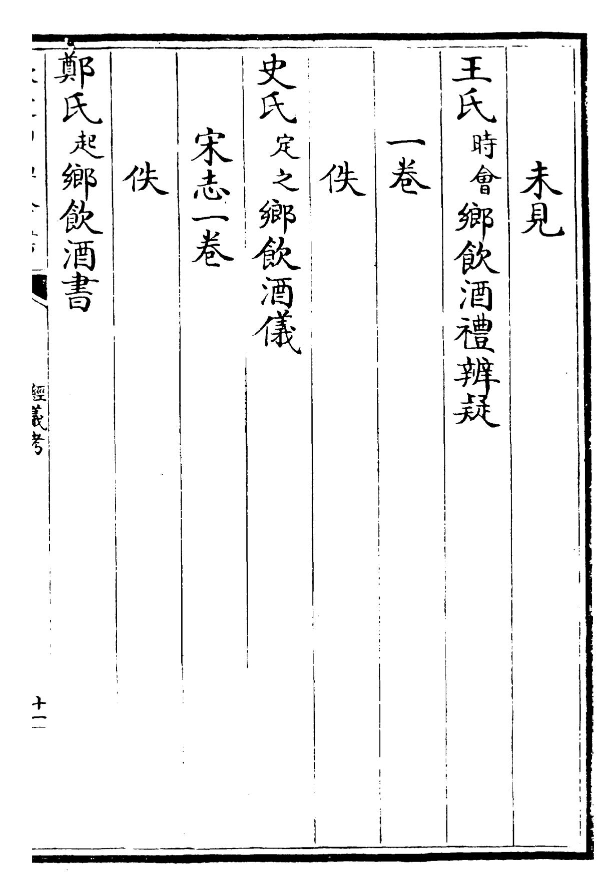
高氏閌鄉飲酒儀

佚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王氏炎鄉飲酒儀

一卷



未見

王氏時會鄉飲酒禮辨疑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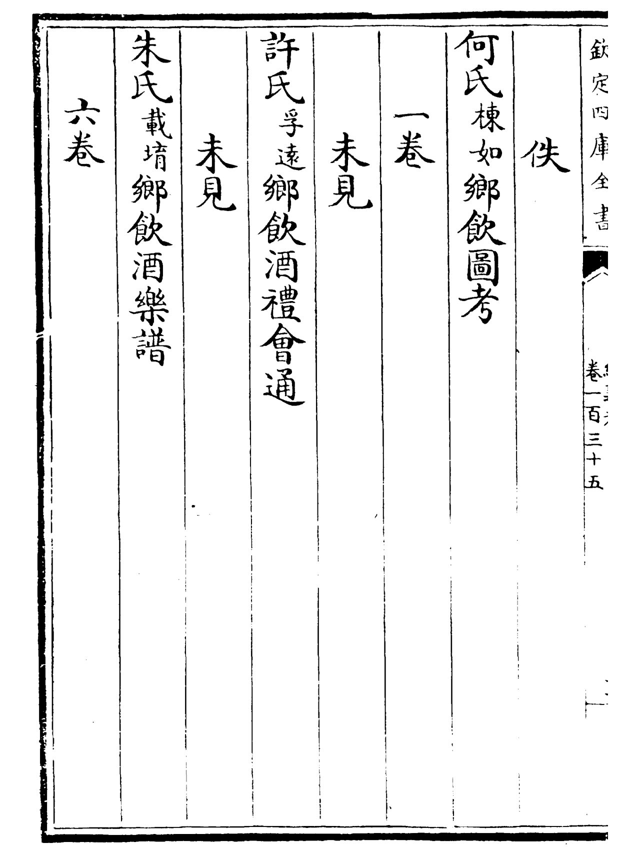
佚

史氏定之鄉飲酒儀

宋志一卷

佚

鄭氏起鄉飲酒書



佚

何氏棟如鄉飲圖考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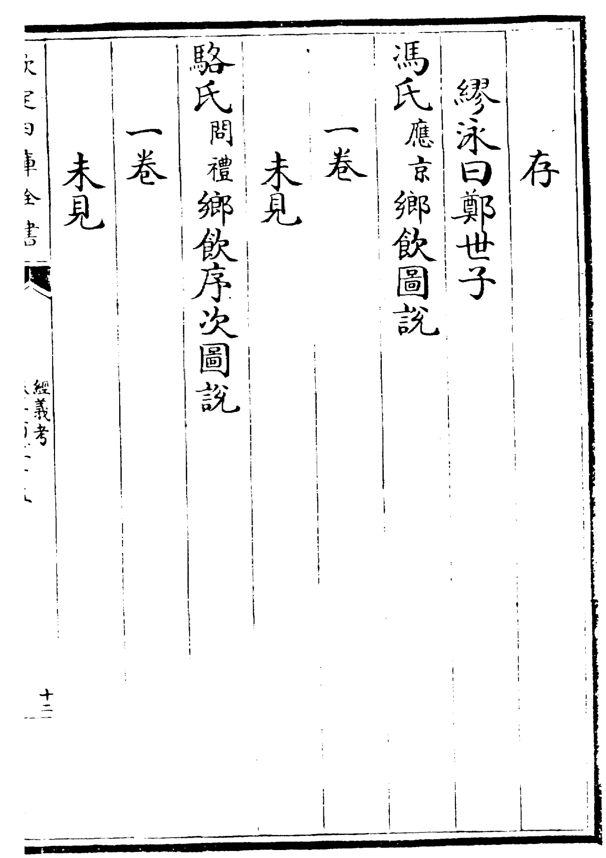
未見

許氏孚遠鄉飲酒禮會通

未見

朱氏載堉鄉飲酒樂譜

六卷



存

繆泳曰鄭世子

馮氏應京鄉飲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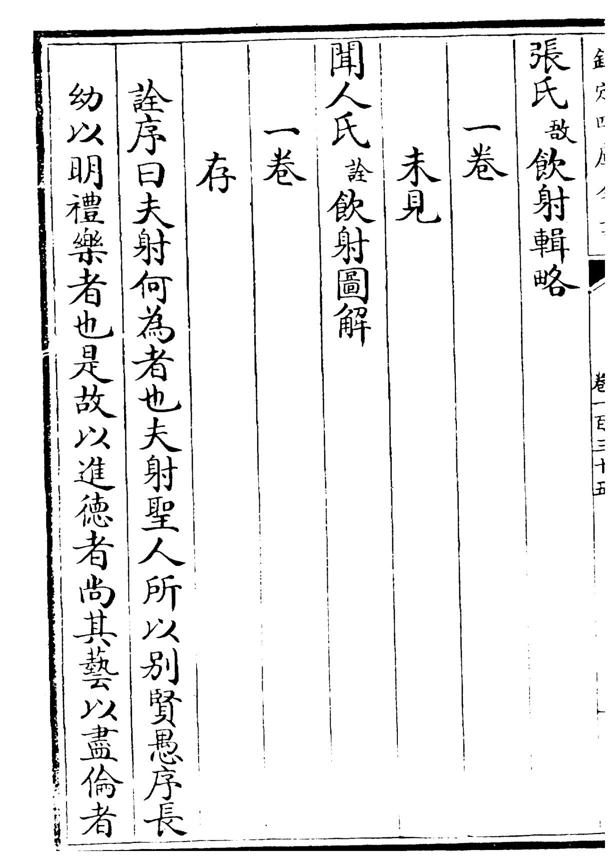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駱氏問禮鄉飲序次圖說

一卷

未見



張氏敔飲射輯略

一卷

未見

聞人氏詮飲射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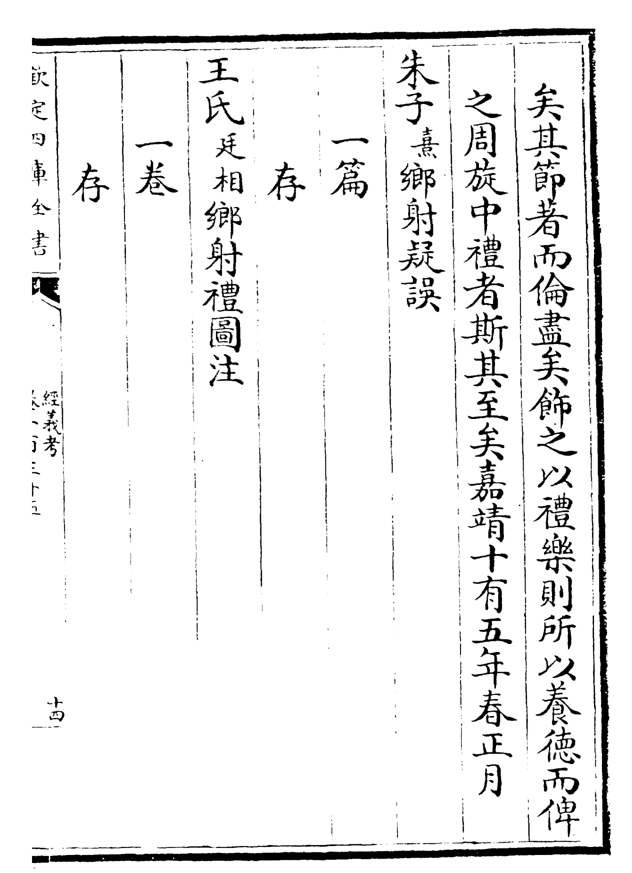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詮序曰夫射何為者也夫射聖人所以別賢愚序長幼以明禮樂者也是故以進德者尚其藝以盡倫者

尚其節以致中者尚其敬以章順者尚其和是故藝
之德聖而智節之道孫以通和敬之施恭以安君子
行此四者以治其身則德日進而家可齊立不偏而
行不疑矣以之教人則同德相勸而進不孤同親相
讓而倫不紊立不獨立而人易親行不獨行而人易
從是故男子生而懸弧焉剡蓬以射天地四方示有
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由射以觀德行故天
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是故燕也者合學合射以考藝而進退之以明嫌義以明正道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飲也者明貴賤辨隆殺象天象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合諸鄉射而孝弟之行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燕必以大射飲必以鄉射大射以明君臣之義鄉射以明長幼之序皆所不廢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則夫鄉飲鄉射夫亦學士之所必不可忽君子進德盡倫之首事也是故其藝章而德進



矣其節著而倫盡矣飾之以禮樂則所以養德而俾之周旋中禮者斯其至矣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

朱子熹鄉射疑誤

一篇

存

王氏廷相鄉射禮圖注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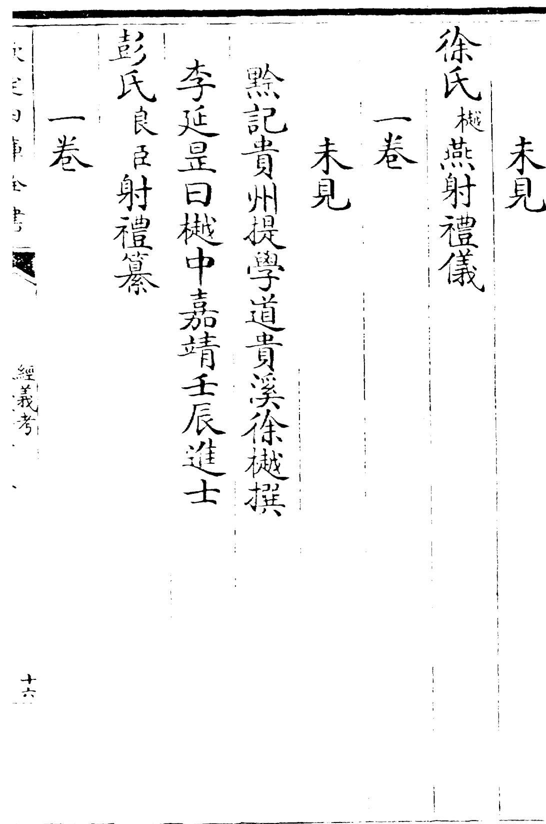
廷相自序曰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
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
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趨
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兹選士其義廣矣是
故聖王務之其爲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
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
酬之飾蓋洽於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於是
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以興鄙陋陵躐之氣如蚓斯

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闕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恒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為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三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

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
幾矣感物撰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
亮武昌亂區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
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
況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
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葉氏良佩燕射古禮

一卷



未見

徐氏樾燕射禮儀

一卷

未見

黔記貴州提學道貴溪徐樾撰

李延昰曰樾中嘉靖壬辰進士

彭氏良臣射禮纂

一卷

未見

陳氏鳳梧射禮集要

一卷

存

繆泳曰陳鳳梧撰冀北郭登庸爲湖廣提學副使刋行之

謝氏少南射禮纂要

一卷

未見

楊氏道賓射禮儀節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晉江楊侍郎官國子司業著有射禮儀節而江夏郭文毅加以攷證成書

劉賢序曰國學故有高皇帝欽定射儀出於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

心抑勁氣而止以故節目疎濶其後涇野吕氏更定之承平之時道在潤色意在會通其典故綢繆其文章是故制詳而教備蓋欽定之儀有射而後有儀義主忠質考定之儀有儀而又增飾之雖曰適中然已文勝矣此温陵楊荆巖先生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於難行非所以為禮先生其穆然有吾從先進之思乎江夏郭君博物君子也既以此書教習多士而又為之考射法射器射職以至位

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古以廣先王造士之意用壽諸梓兩先生之思挽世道於古初者實俔於此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讀儀節一編兩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豈其難哉

朱氏縉射禮集解

闕卷

存

縉序曰鄉射禮文具在周公儀禮鄭玄有注以釋其

義矣今復何為而有是集解耶葢儀禮古文昌黎嘗苦其難讀鄭注簡切後學罔晰其精微矧元聖之言至理攸寓窮之而愈無窮味之而益有味乎世儒著有射禮纂要直指節要等書撰次雖為詳明而今之演習古射者多慮漫無依據艱於效慕此集解所以不容不作也是故祖述儀禮參考羣籍要殊於同會萬於一先之以序事使各有所執也次之以攷物使各有所知也然後設位以立周旋之準陳器以備禮

樂之文儀節終始次第具述無非咀味古人糟粕而演繹之耳詎敢罔作聰明以亂典章之舊哉復乃名集諸生講解明悉分以執事未幾按禮畫圖舉而行之則見其雍雍然肅肅然容止有儀進退有度甚矣禮能變化人之氣質何如是之速也不足以徵德行之立乎兼之禮器古樸音樂鏗雅時來觀者絡繹依稀矍相堵墻何者殆原古禮廢墜日久驟見修舉於學宜其人皆爭先而快覩之亦不足為異也已矣事

竣舉人李生良能貢士張生師夔暨李生九叙劉生玉光偕通學諸生力請備紀以風來學辭終弗獲竊惟宣父言夏商之禮尚慨杞宋之無徵晦庵撰楚辭之注尤多闕疑之未訂顧愚管窺蠡測之見曷敢銜售以貽名家宗工之笑歟雖然敦行古禮以正士習實典文教者之責任也義亦不得遜避乃敢忘其蕪陋庸書以為序云時嘉靖戊戌秋八月

李延昰曰縉零陵舉人署郟縣儒學教諭

林氏文奎射禮圖注易覽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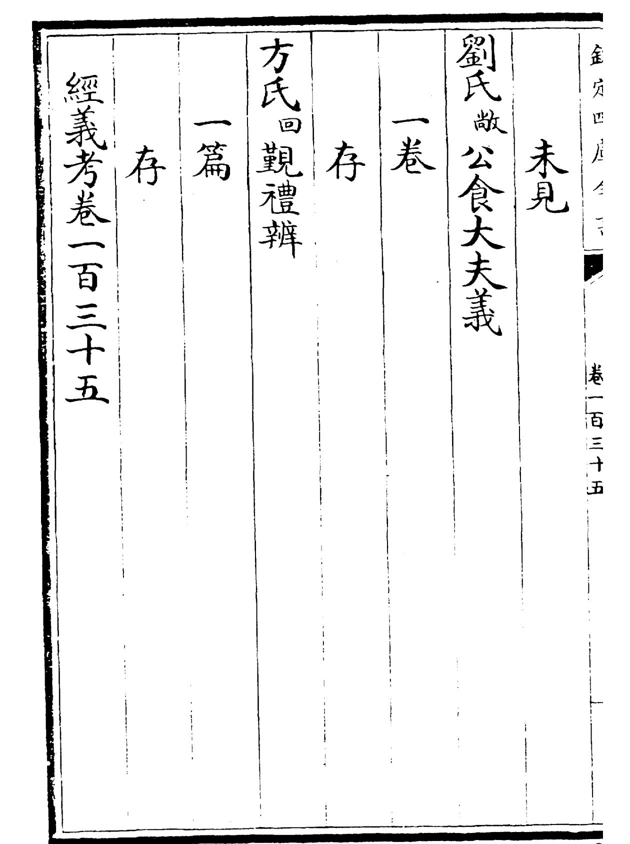
吳氏霞射禮輯説

未見

閩書吳霞字汝華海澄人

姚氏坤射禮直指

一卷



未見

劉氏敞公食大夫義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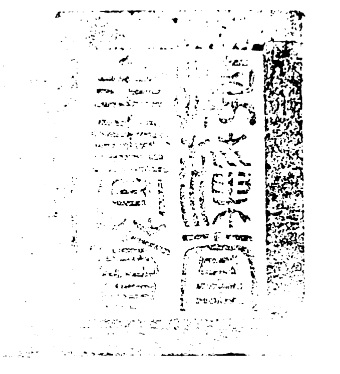
存

方氏回覲禮辨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至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六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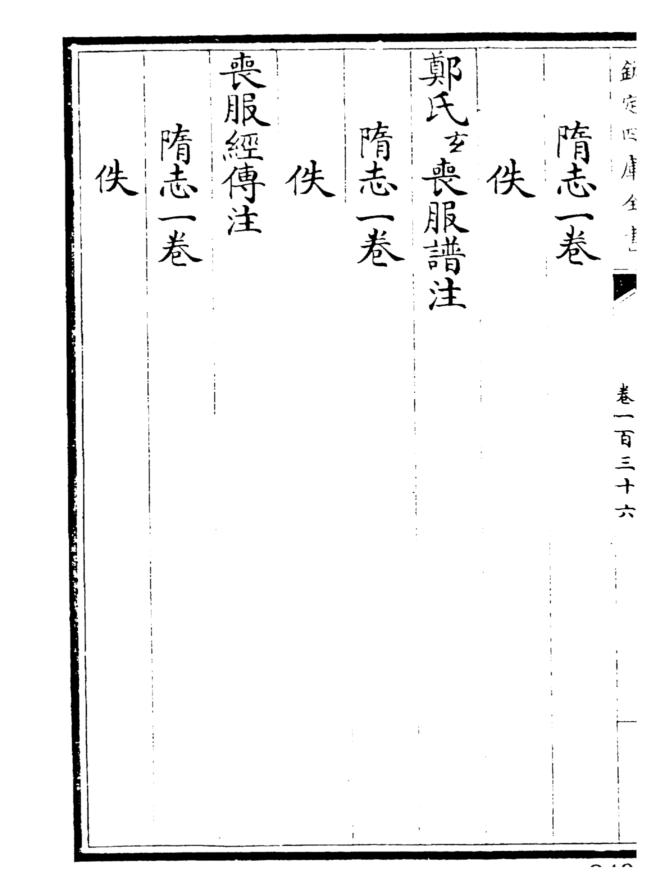
儀禮七

戴氏德喪服變除

舊唐志一卷 通志略同

佚

馬氏融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鄭氏玄喪服譜注

隋志一卷

佚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表後定喪服 隋志作喪禮

隋志一卷

佚

按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文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又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

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

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

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

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蔣氏琬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蜀志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為尚書令遷大將軍

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延熙元年命開府明年就加
為大司馬卒謚曰恭

王氏肅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
之其魯哀公葬父一篇散見羣書今會稡為
一可以補永嘉薛氏孔子集語所未及文曰

魯哀公祖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内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霣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宫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為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

於衛靈公有女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為孔子問曰寧設五榖囊乎哀公曰不也五榖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於首陽之山恐魂之饑故作五榖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

何用此為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不也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為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為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不也魂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

其尸惘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為鄙善長謂孔子非璠璵送葬安用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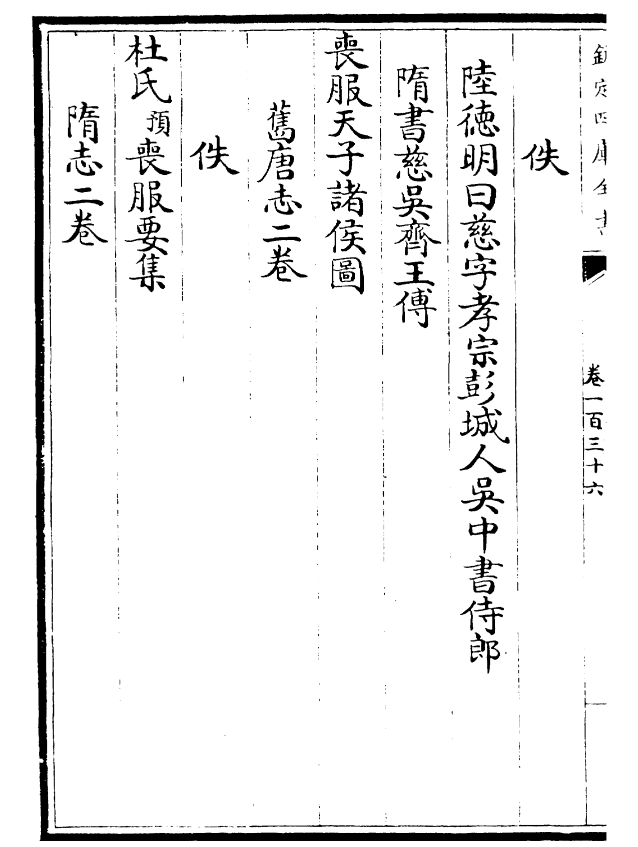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射氏慈喪服變除圖

七録五卷



佚

陸德明曰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

隋書慈吳齊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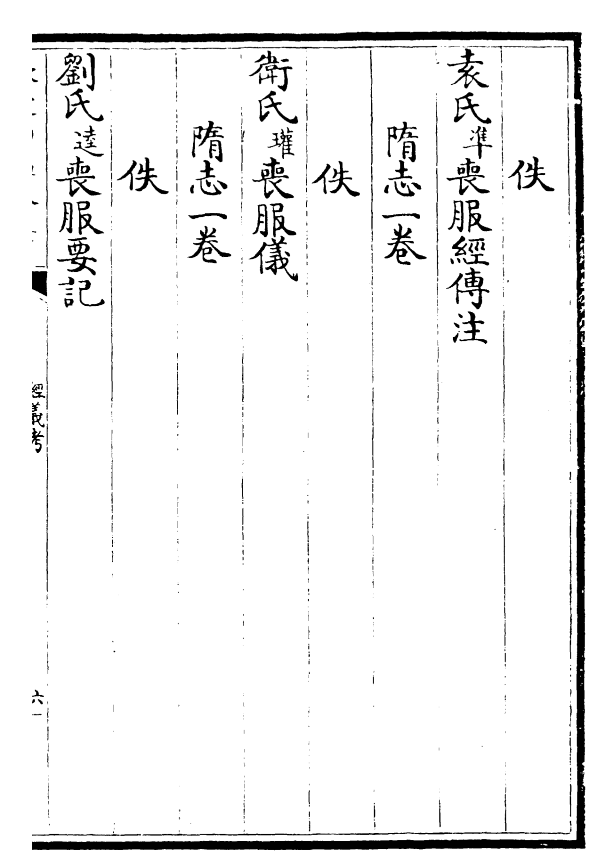
喪服天子諸侯圖

舊唐志二卷

佚

杜氏預喪服要集

隋志二卷



佚

袁氏準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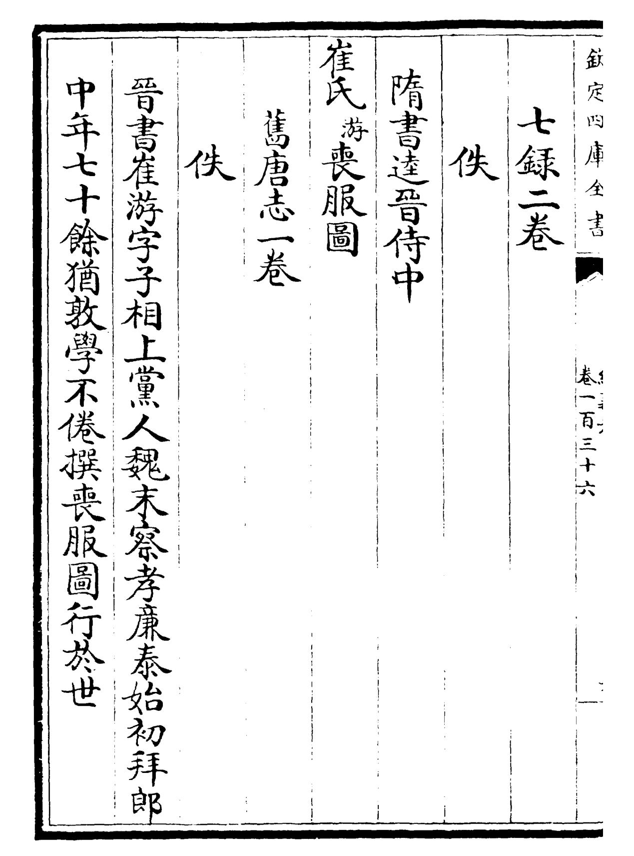
佚

衛氏瓘喪服儀

隋志一卷

佚

劉氏逵喪服要記



七錄二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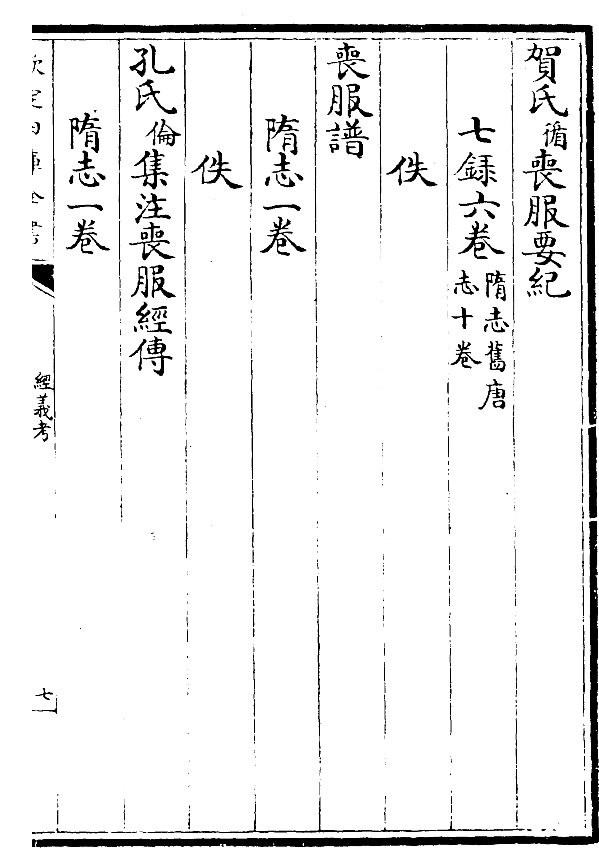
隋書逵晉侍中

崔氏游喪服圖

舊唐志一卷

佚

晉書崔游字子相上黨人魏末察孝廉泰始初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敎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賀氏循喪服要紀

七録六卷隋志舊唐志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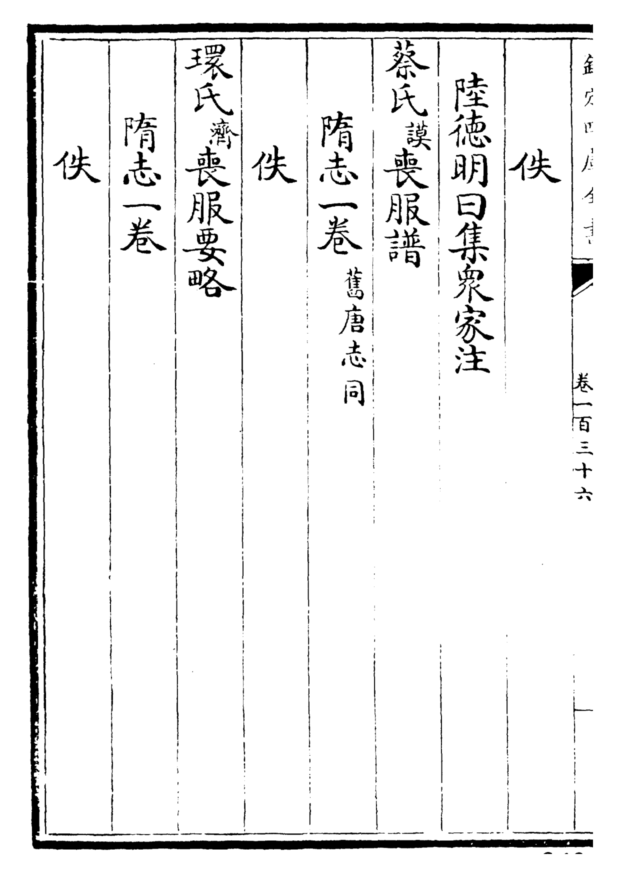
喪服譜

隋志一卷

佚

孔氏倫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集衆家注

蔡氏謨喪服譜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環氏濟喪服要略

隋志一卷

佚

孔氏衍凶禮

隋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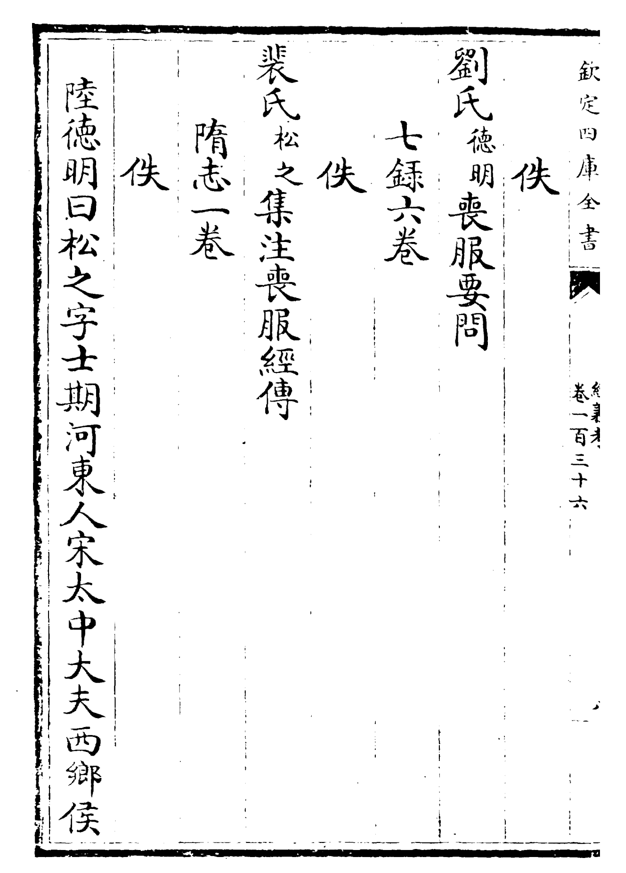
葛氏洪喪服變除

隋志一卷

佚

陳氏銓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劉氏德明喪服要問

佚

七録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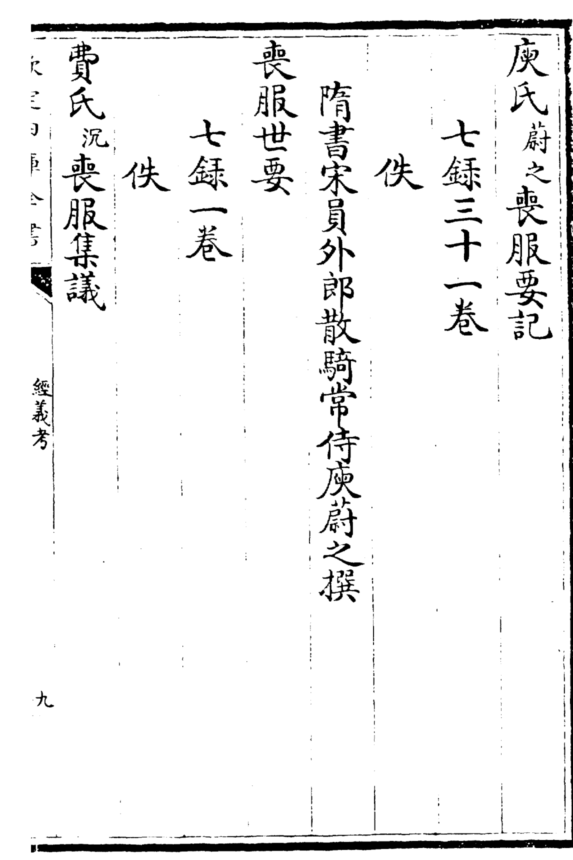
佚

裴氏松之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



庾氏蔚之喪服要記

七録三十一卷

佚

隋書宋員外郎散騎常侍庾蔚之撰

喪服世要

七録一卷

佚

費氏沉喪服集議

七録十卷

佚

隋書宋撫軍司馬費沉撰

雷氏次宗畧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

卷承旨次宗後别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

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閒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周氏續之喪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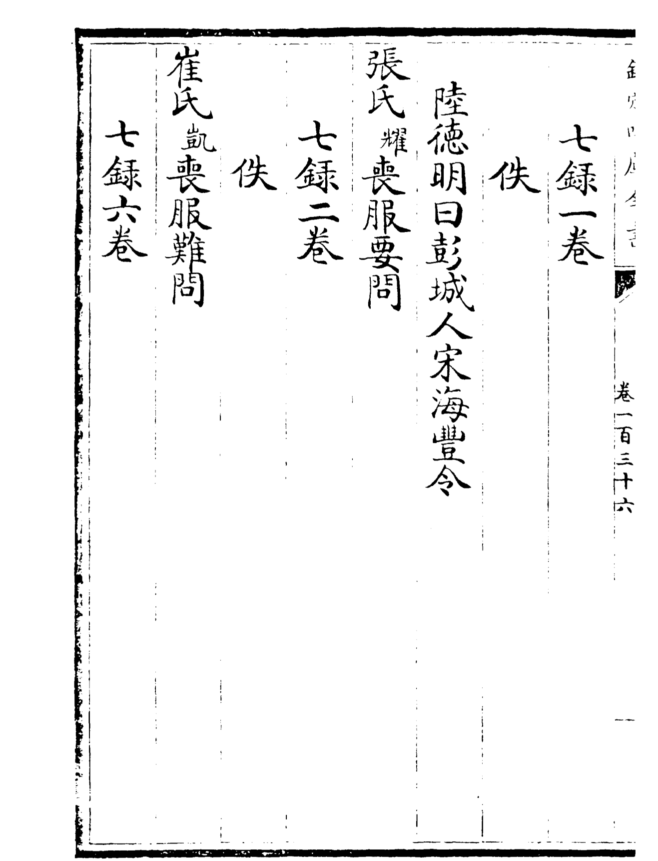
佚

蔡氏超宗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劉氏道拔喪服經傳注



七録一卷

佚

陸德明曰彭城人宋海豐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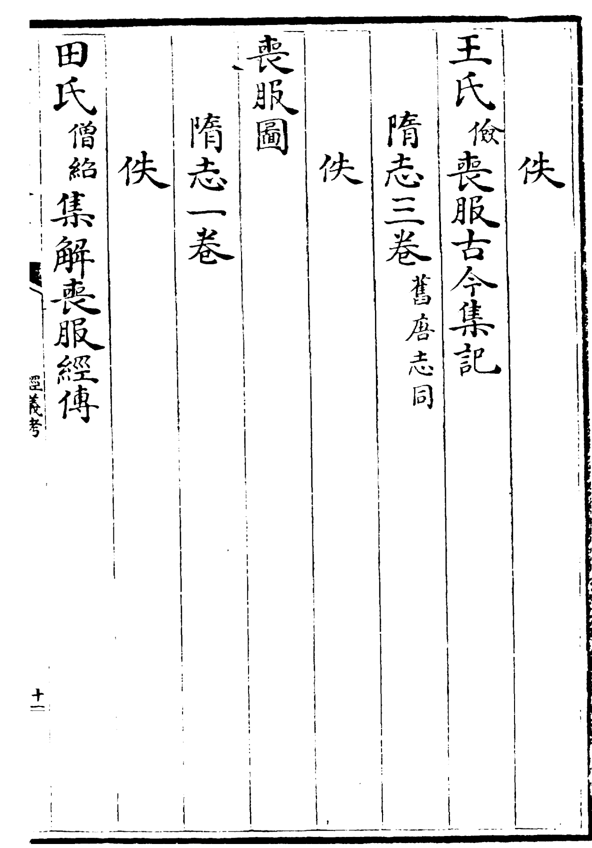
張氏耀喪服要問

七録二卷

佚

崔氏凱喪服難問

七録六卷



佚

王氏儉喪服古今集記

隋志三卷舊唐志同

佚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田氏僧紹集解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司馬氏瓛喪服經傳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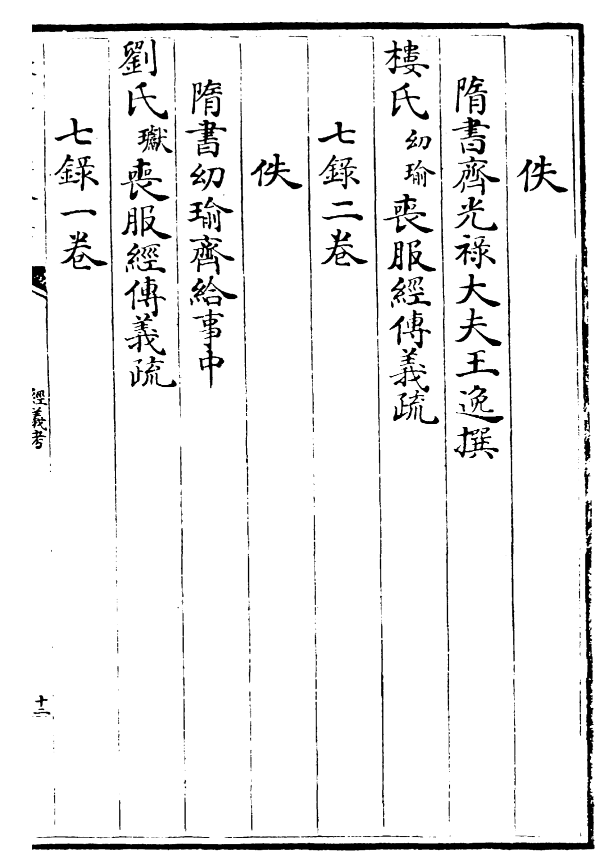
七録五卷

佚

隋書司馬瓛齊散騎郎

王氏逸喪服世行要記舊唐書逸作逡之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齊光祿大夫王逸撰

樓氏幼瑜喪服經傳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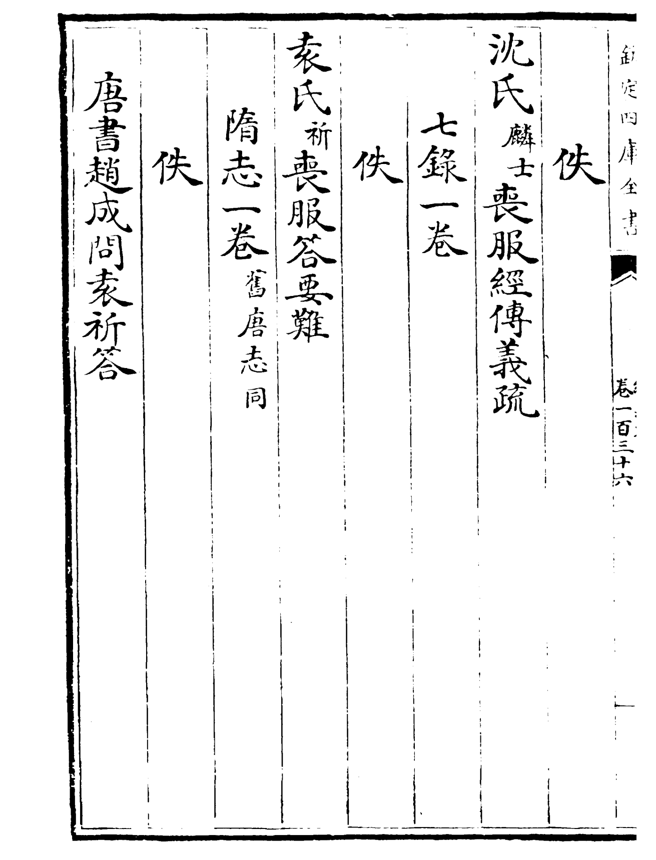
七録二卷

佚

隋書幼瑜齊給事中

劉氏瓛喪服經傳義疏

七録一卷



佚

沈氏麟士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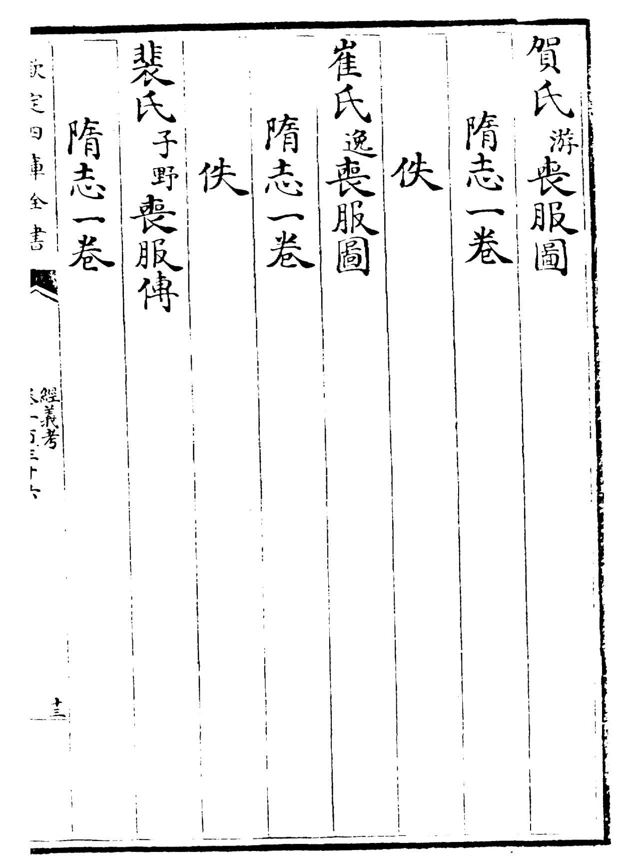
佚

袁氏祈喪服答要難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唐書趙成問袁祈答



賀氏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崔氏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子野喪服傳

隋志一卷

佚

賀氏瑒喪服義疏

隋志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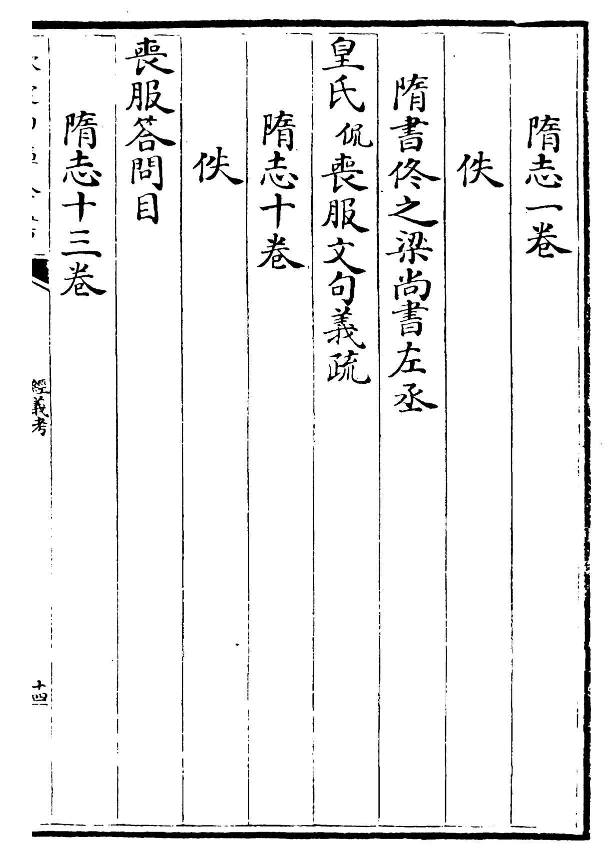
佚

何氏胥喪服治禮儀注七錄作士喪儀注

唐志九卷

佚

何氏佟之喪服經傳義疏



隋志一卷

佚

隋書佟之梁尚書左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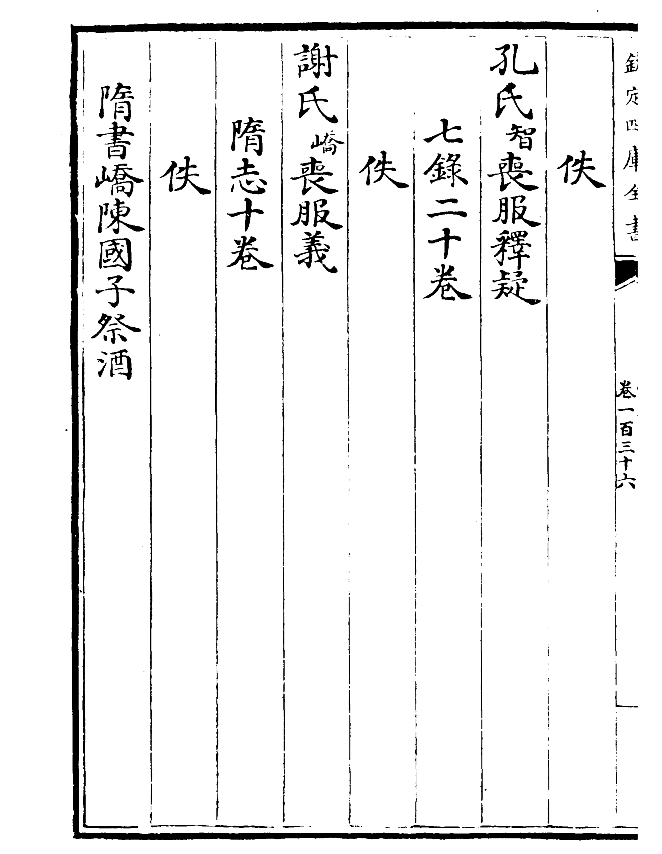
皇氏侃喪服文句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喪服答問目

隋志十三卷



佚

孔氏智喪服釋疑

七錄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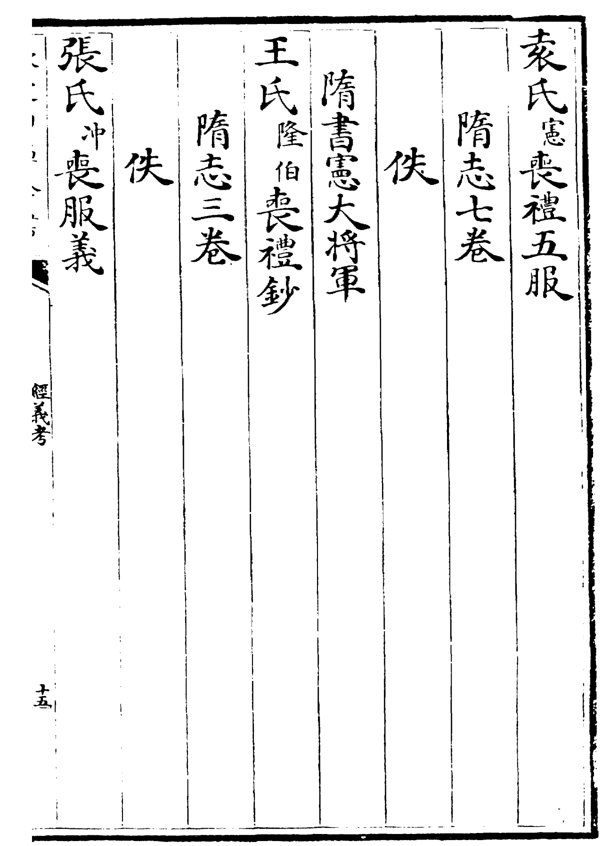
佚

謝氏嶠喪服義

隋志十卷

佚

隋書嶠陳國子祭酒



袁氏憲喪禮五服

隋志七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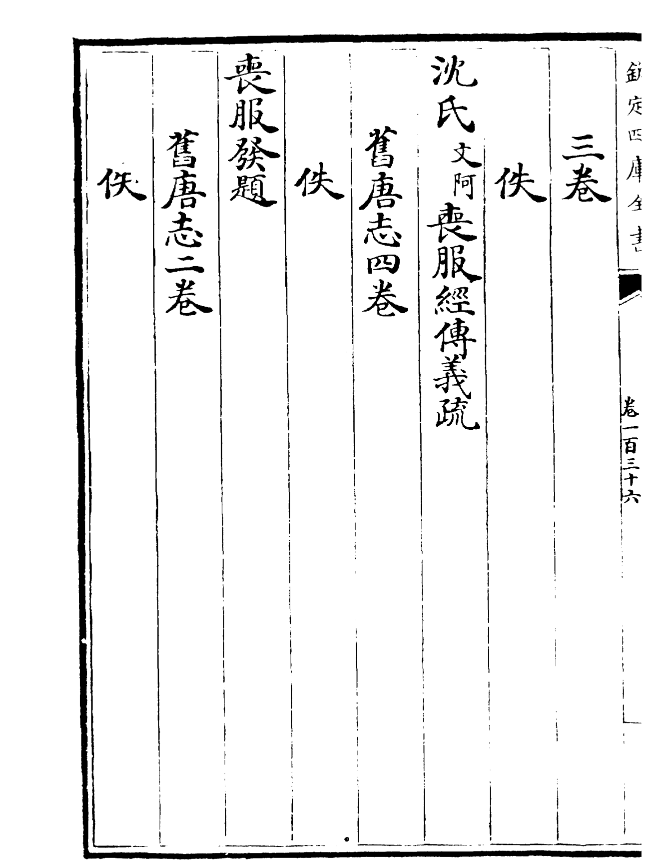
隋書憲大将軍

王氏隆伯喪禮鈔

隋志三卷

佚

張氏冲喪服義



三卷

佚

沈氏文阿喪服經傳義疏

舊唐志四卷

佚

喪服發題

舊唐志二卷

佚

謝氏徽喪服要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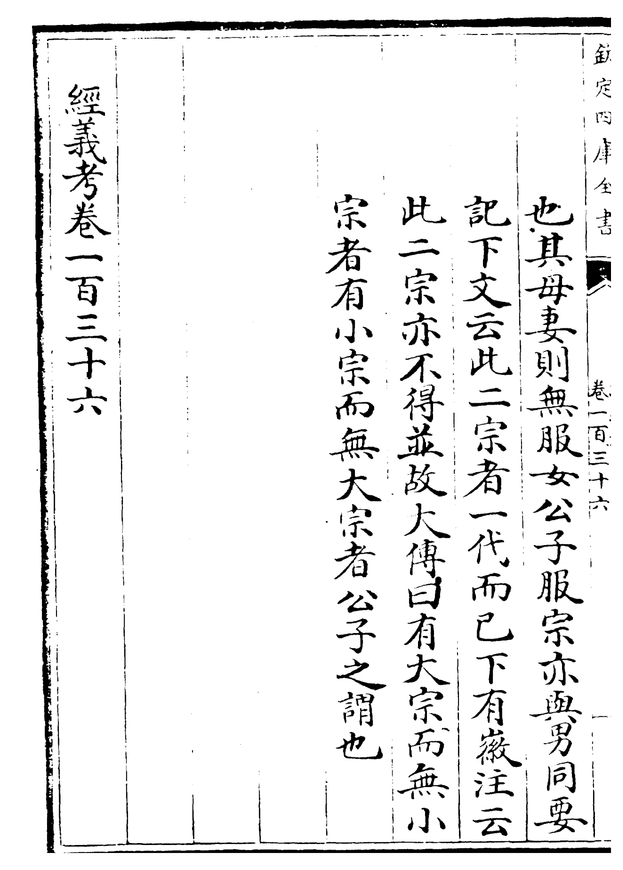
舊唐志五卷 汪賀循書

佚

按杜氏通典引喪服要記文云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其下有徽注云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為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為祖也又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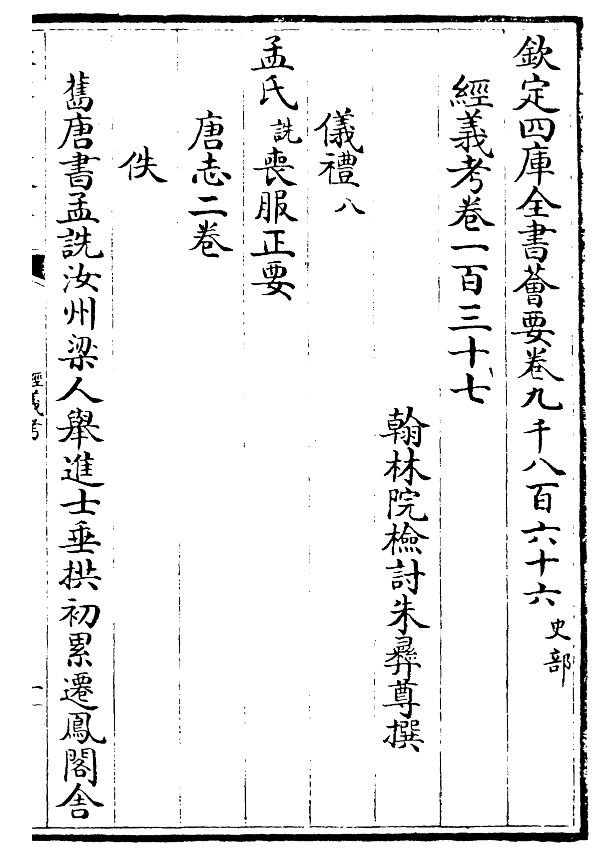
下文云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為大宗乃成百世不遷之宗也其下有嶶注云賀公答庾元規云雖非諸侯别子始起是邦而為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云太祖謂别子始爵者也雖非别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别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傅純云别子為祖不限前後此為每公之子皆别也又

要記云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為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為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為齊衰九月其下有嶽注云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為宗主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又要記下文云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為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為之大功九月下有嶽注云此大傳之小宗



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要記下文云此二宗者一代而已下有檖注云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之謂也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六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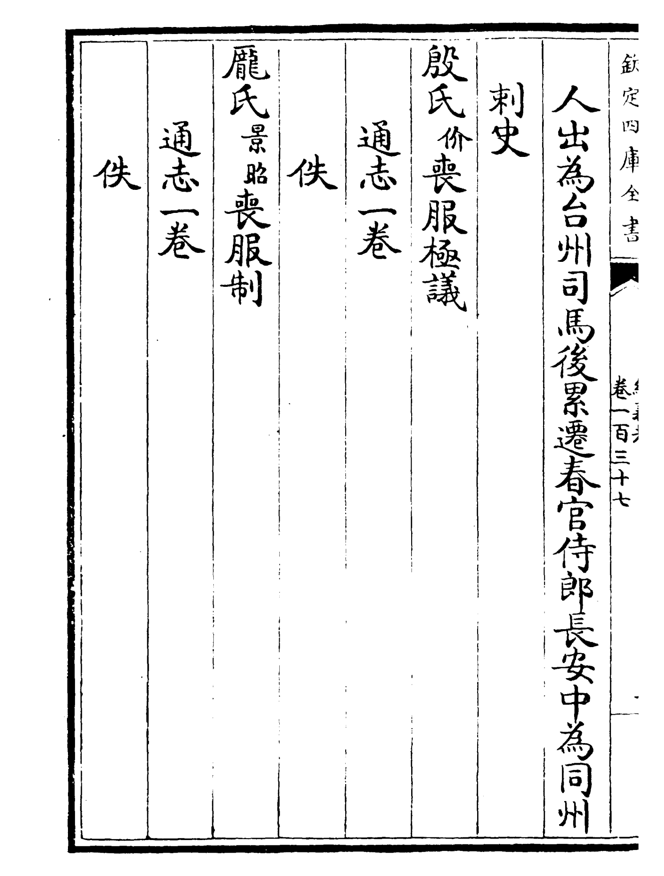
儀禮八

孟氏 詵 喪服正要

唐志二卷

佚

舊唐書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



人出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長安中為同州刺史

殷氏价喪服極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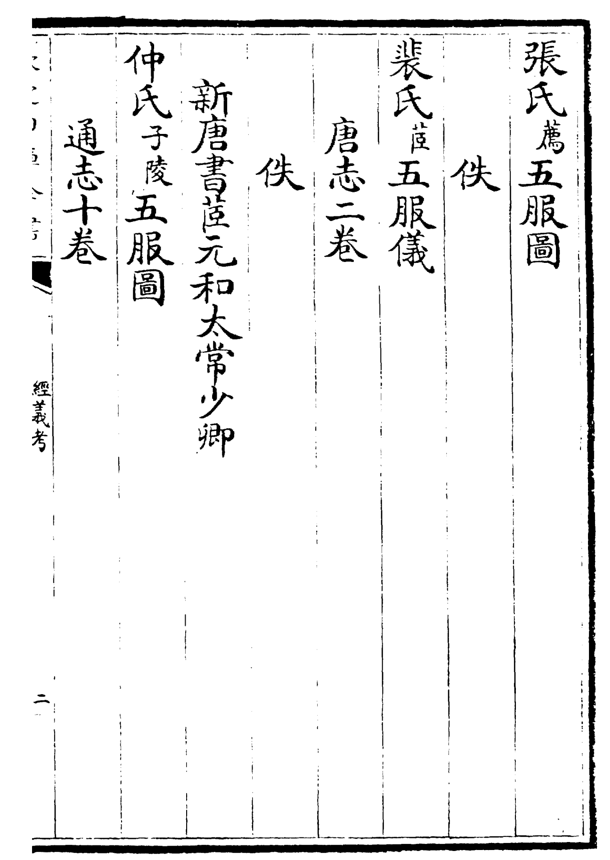
通志一卷

佚

龎氏景昭喪服制

通志一卷

佚



張氏（薦）五服圖

佚

裴氏（茝）五服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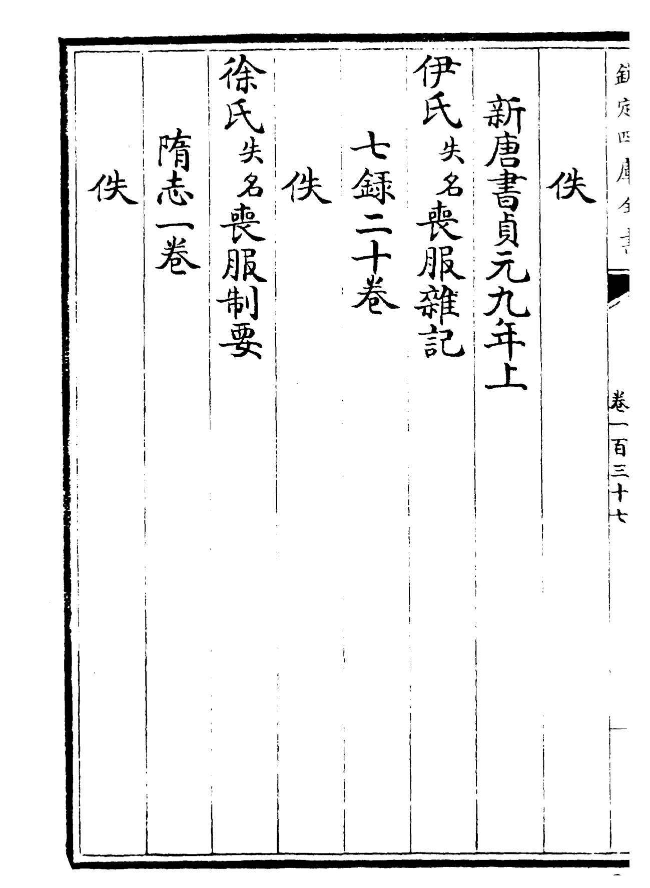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茝元和太常少卿

仲氏（子陵）五服圖

通志十卷



佚

新唐書貞元九年上

伊氏失名喪服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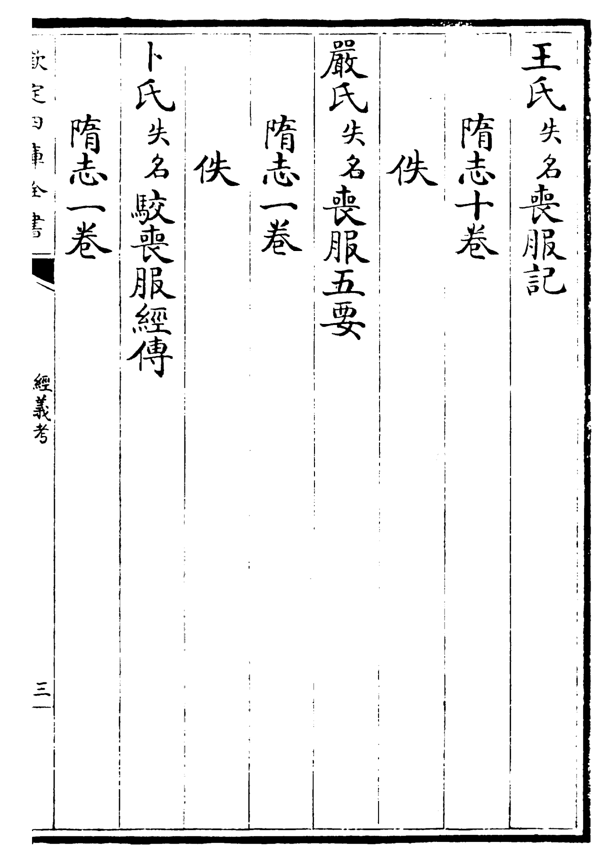
七録二十卷

佚

徐氏失名喪服制要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失名喪服記

隋志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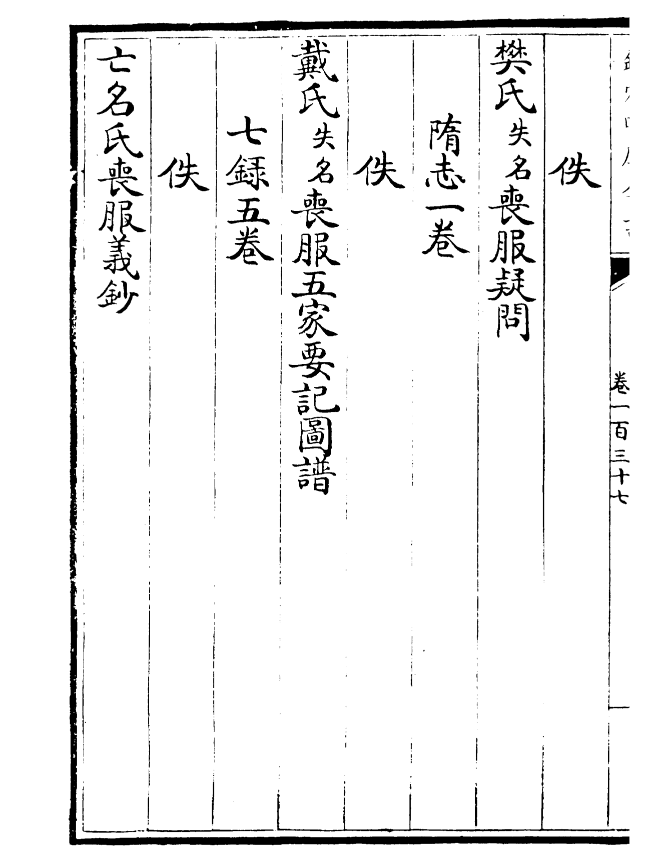
嚴氏失名喪服五要

隋志一卷

佚

卜氏失名駮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樊氏失名喪服疑問

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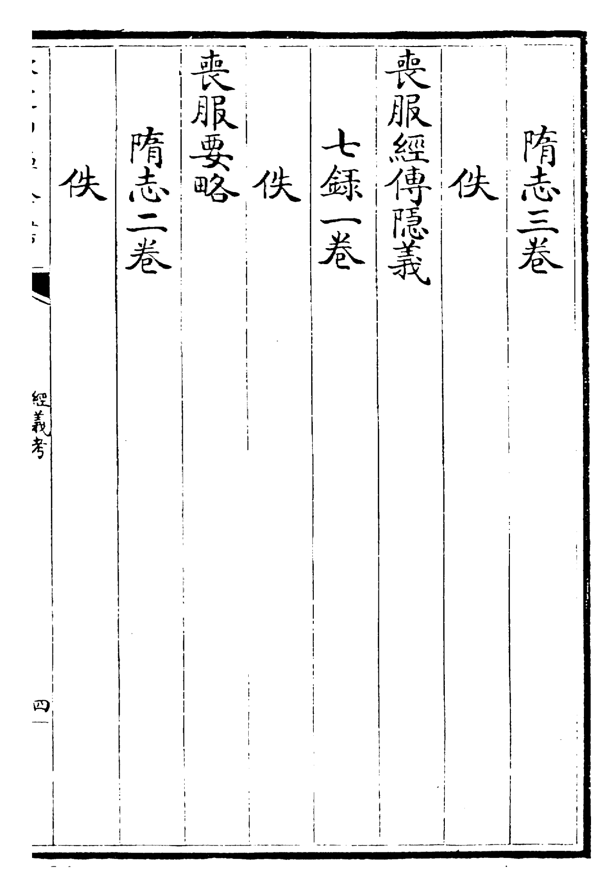
佚

戴氏失名喪服五家要記圖譜

七録五卷

佚

亡名氏喪服義鈔



隋志三卷

佚

喪服經傳隱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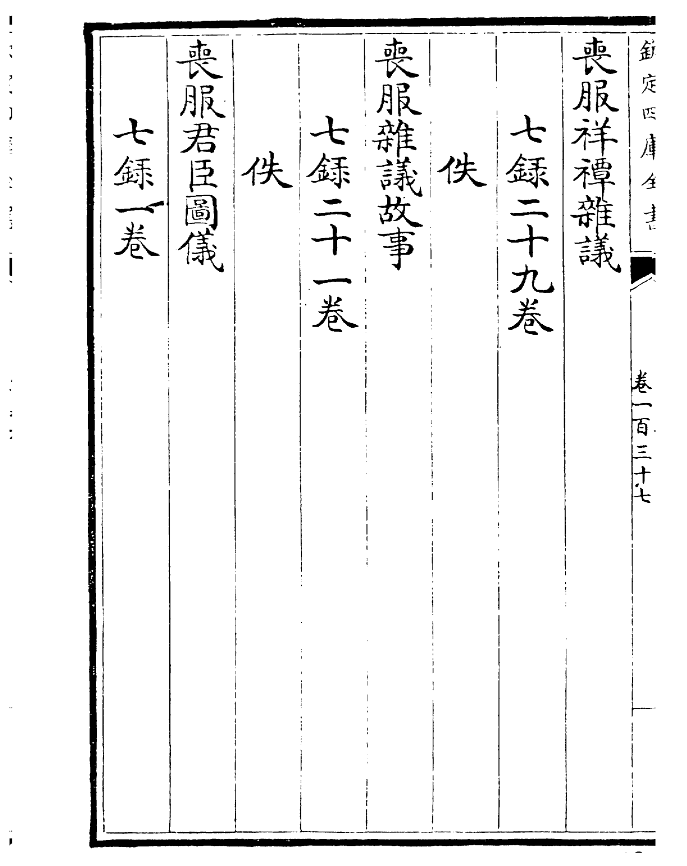
七錄一卷

佚

喪服要畧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祥禫雜議

七録二十九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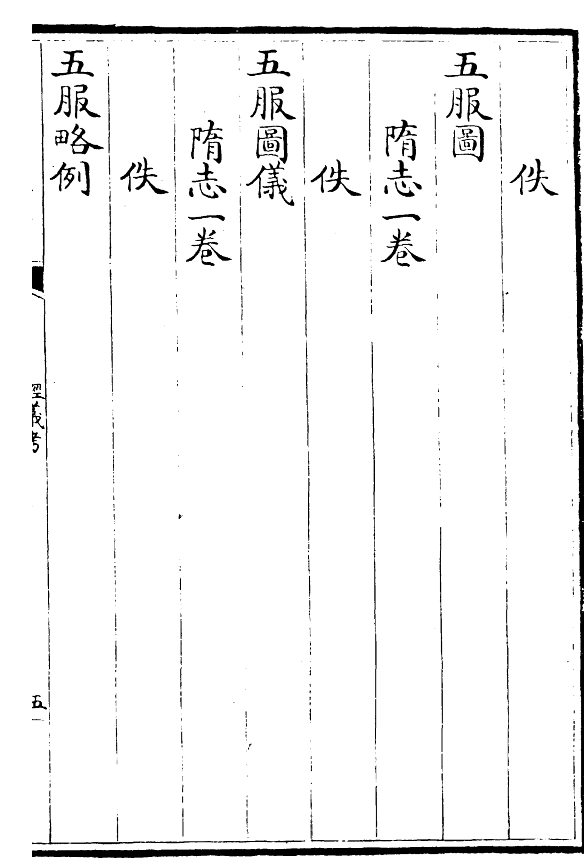
喪服雜議故事

七録二十一卷

佚

喪服君臣圖儀

七録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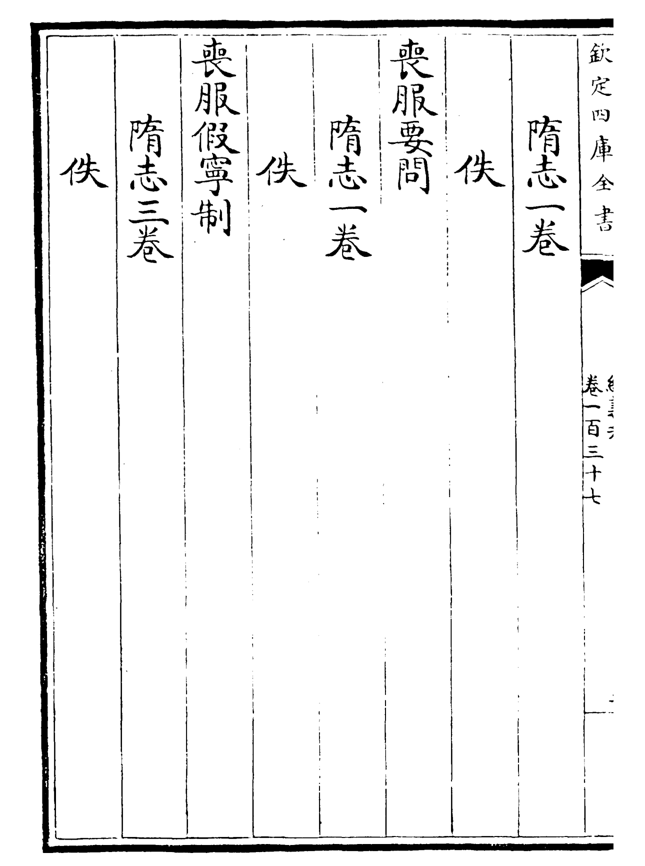
五服圖　隋志一卷

佚

五服圖儀　隋志一卷

佚

五服略例



隋志一卷

佚

喪服要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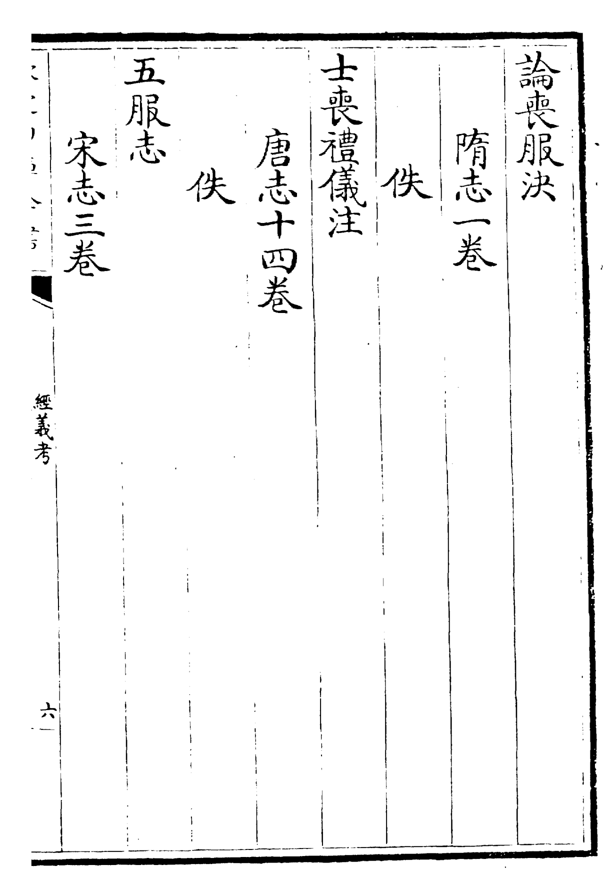
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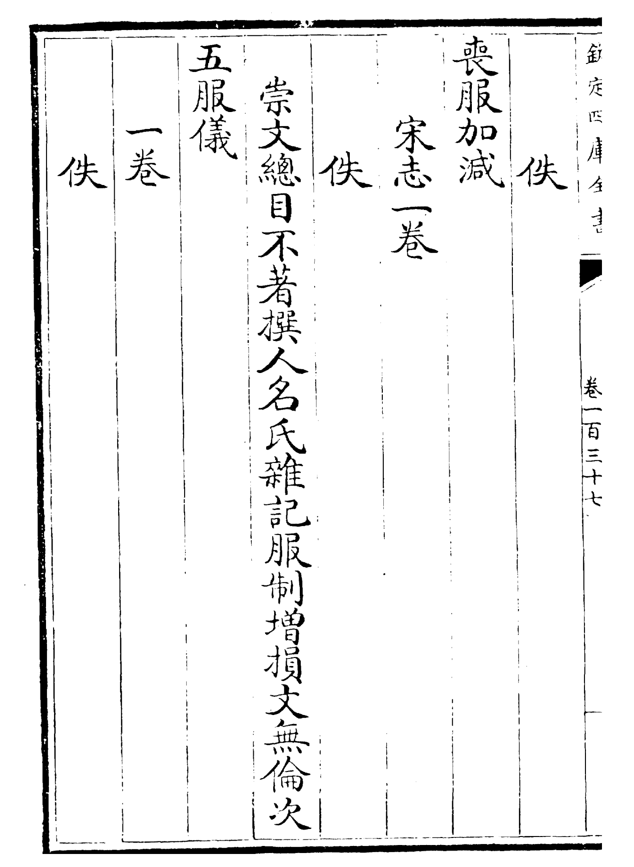
佚

喪服假寧制

隋志三卷

佚


論喪服決
隋志一卷
佚
士喪禮儀注
唐志十四卷
佚
五服志
宋志三卷



佚

喪服加減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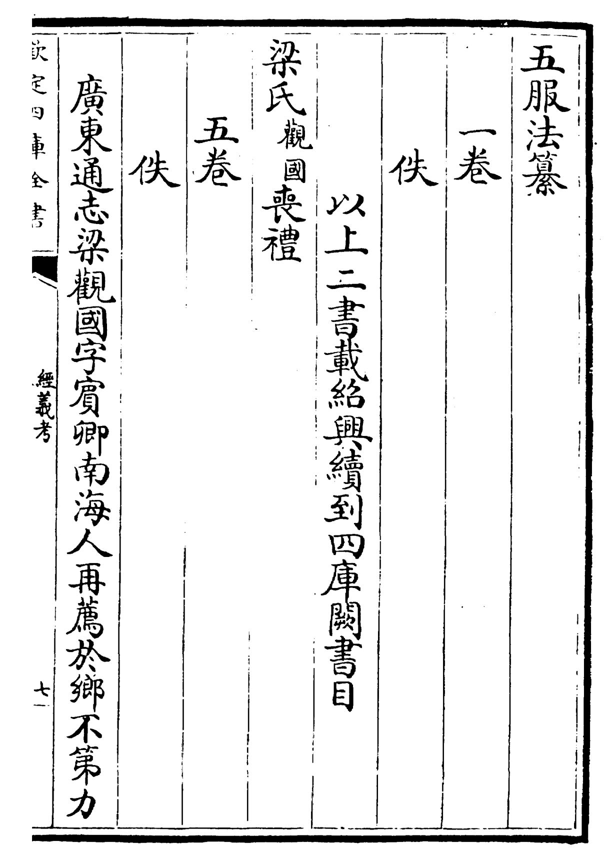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五服儀

一卷

佚



五服法纂

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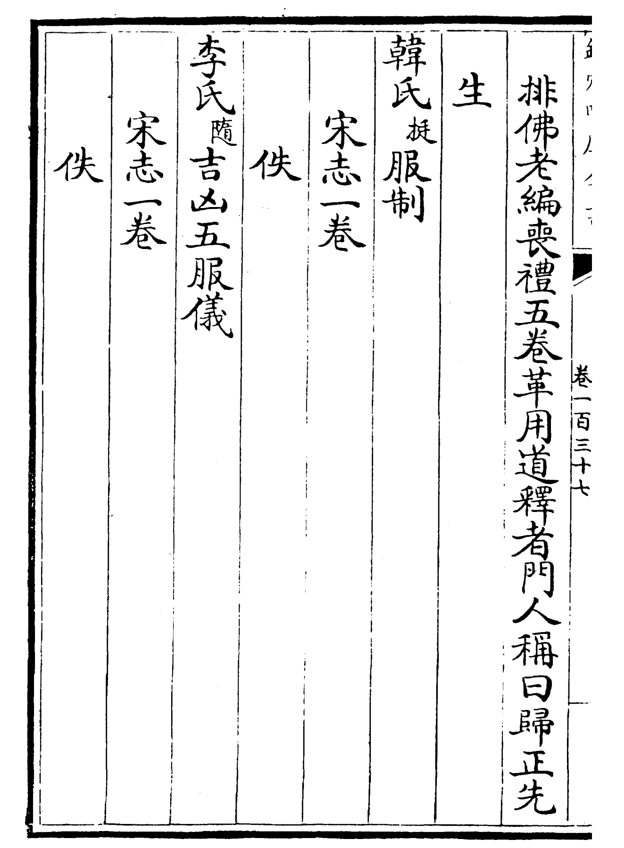
以上二書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梁氏觀國喪禮

五卷

佚

廣東通志梁觀國字賓卿南海人再薦於鄉不第力



排佛老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

韓氏挺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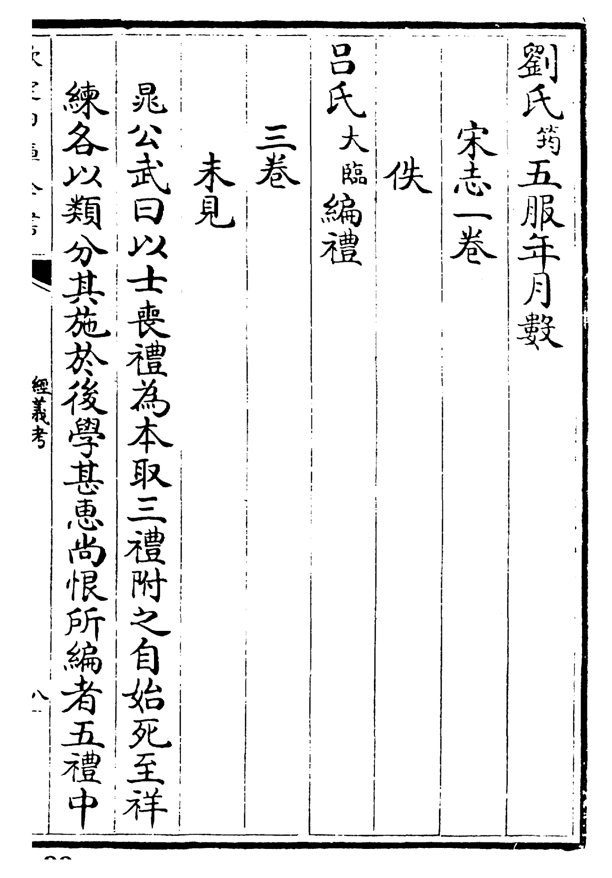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佚

李氏隨吉凶五服儀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筠五服年月數

宋志一卷

佚

呂氏大臨編禮

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

特凶禮而已

沈氏括喪服後傳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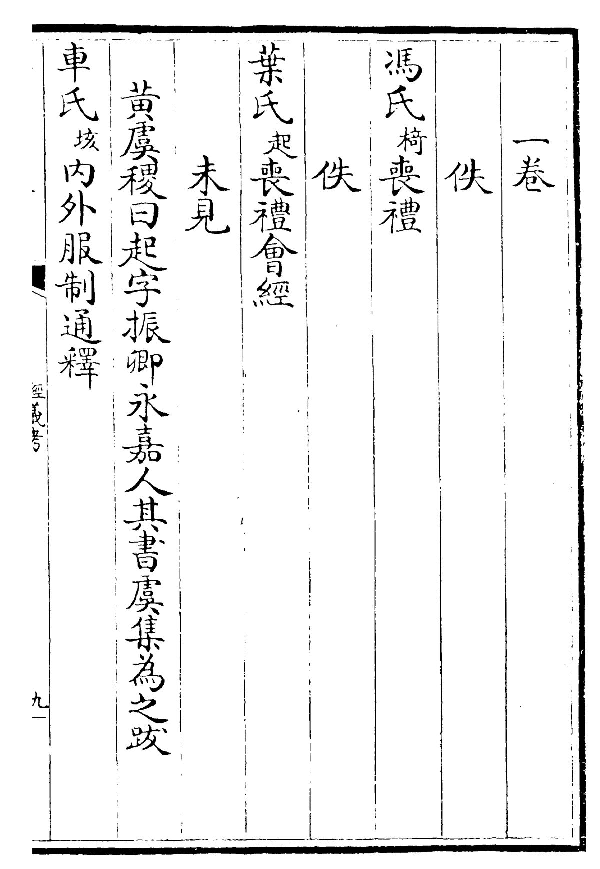
括自述曰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

勑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頗多

鄭氏文適喪服長編

佚

楊氏簡喪禮家記



一卷

佚

馮氏椅喪禮

佚

葉氏起喪禮會經

未見

黃虞稷曰起字振卿永嘉人其書虞集為之跋

車氏垓内外服制通釋

九卷

存

馬良驥曰公諱埈字經臣少諱若綰鄉人所稱雙峯先生者也居黄巖領鄉薦不第季父韶溪先生安行登永嘉潛室陳先生埴之門公與從兄若水俱受學焉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藴奥靡不探賾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續袵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

下之説改正續袵為裳之上衣之傍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宜喪服親疎之隆殺文公家禮尚或遺略公乃作内外服制通釋一篇其於正降義加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首聘公兄弟處以賔職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迪功郎建寧浦城縣尉公既老遂不赴

年楷序曰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

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為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

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況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為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峯先生之委也至元後己卯暢

月

張復跋曰雙峯先生内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獲一覩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藴豈曰小補之哉因思丱角時從玉峯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章為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真能以隅反矣雙峯先生玉

峯先生之委也宜其熟於禮也烏乎微契不能啟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後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如風之於艸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庚辰六月

子瑢跋曰先君成此書未脫槀而更化及奔竄山谷竟以疾終家塾悉為煨燼時瑢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歳庚午

春先師栖筠鄭先生亡余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内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蓋先君之愛友曽傳之於是編寫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瑢不敢私遂鋟諸梓與衆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

從子惟賢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峰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末

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為之圖使人易見為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疎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説云乎有補於治道明矣

時至元後戊寅仲夏

按車氏書予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八書目為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緦麻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緦麻卷九為深衣疑義

葉氏起喪禮會記

佚

虞集後序曰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来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為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

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麤加隱栝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来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余其

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愽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嚴毅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余而俾

與觀焉余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余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叅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戴氏 石玉 治親書

三卷

佚

虞集序曰治親書者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一曰治親故襍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

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為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為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葢其所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内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疎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

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恐在其為宗乎為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訓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為道也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

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嘗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為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與

張氏璽喪服總類

佚

龔氏端禮五服圖解

未見

周氏南老喪禮舉要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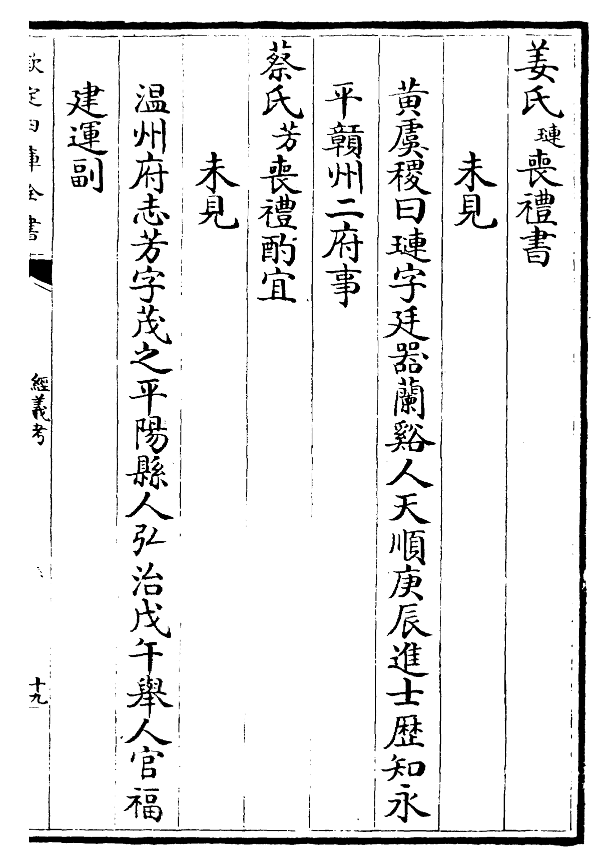
徐氏駿五服集證

一卷

存

駿自序曰喪者凶事也聖人必達之喪而使人盡夫送終之誠故制五服以取法於天地陰陽别乎親疎之等俾不相瀆亂者故馮閗元有曰禮莫嚴於五服而五服莫嚴於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身其枝也終喪之服可不嚴乎駿不自揣已謹按文公家禮及我太祖高皇帝制製孝慈録間亦採摭先儒至當之論附以臆見之言為五服問答凡三謄槀始克成編

名曰五服集證嘗以質諸先達咸曰雖裒集衆說以釋其義足可俾為人子者習之以知其尊卑隆殺之道而哀痛之心莫不油然以生則五服庶無相瀆者矣福建士夫書林詹氏讀書好禮見而喜曰此五服書不可私於己遂慨然捐鏹命工鋟梓以永其傳駿深懼舛駁不能盡夫五服之旨僭踰之罪莫可逃乎後之君子倘改而正諸則非惟區區之幸抑亦後學之幸也時正統三年歲次戊午春二月



姜氏[璉]喪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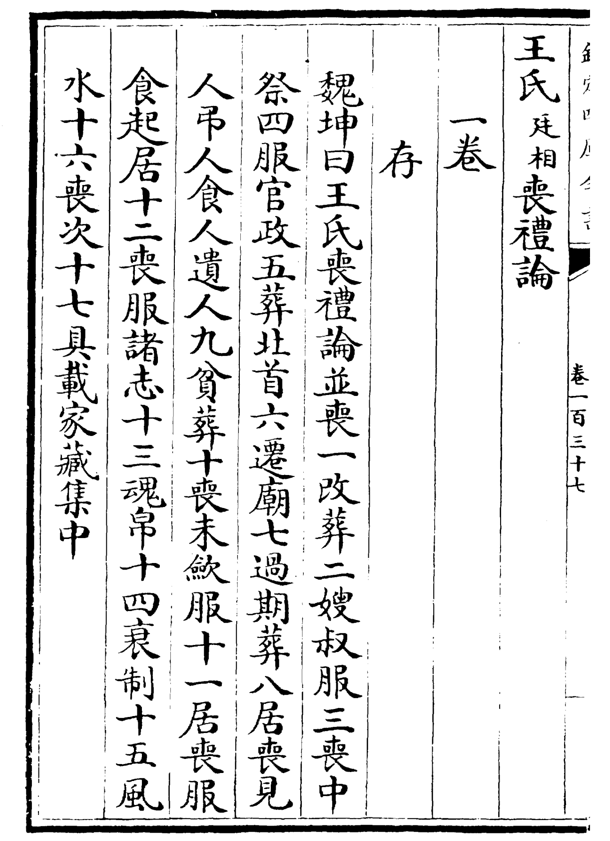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璉字廷器蘭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歷知永平贑州二府事

蔡氏[芳]喪禮酌宜

未見

温州府志芳字茂之平陽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官福建運副



王氏廷相喪禮論

一卷

存

魏坤曰王氏喪禮論並喪一改葬二嫂叔服三喪中祭四服官政五葬址首六遷廟七過期葬八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九貧葬十喪未斂服十一居喪服食起居十二喪服諸志十三魂帛十四衰制十五風水十六喪次十七具載家藏集中

劉氏續喪服傳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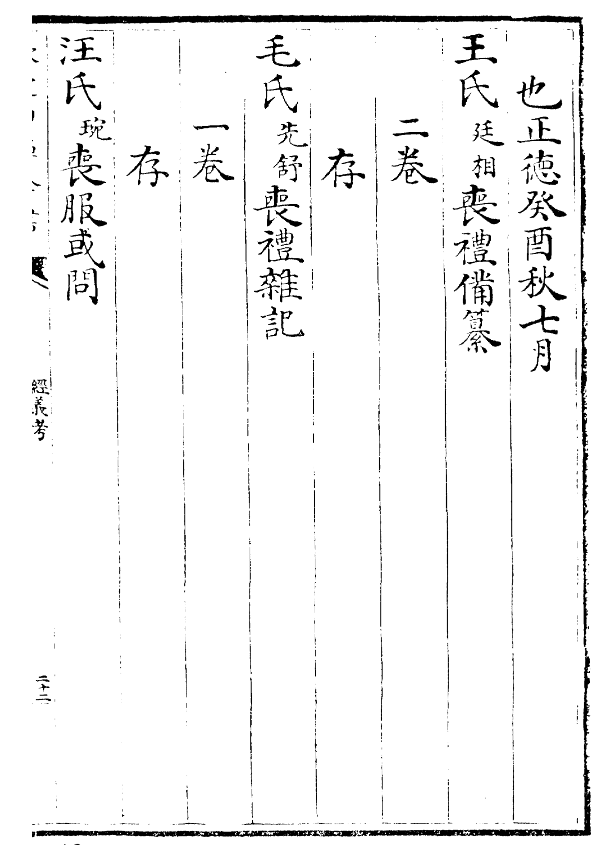
未見

績自序曰漢初高堂生為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先儒以為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晦而孔子述之者也獨喪服子夏為傳豈以通上下兼

經權難知與漢末鄭玄為十七篇注唐賈公彥為疏其他皆亡矣宋朱子為通解門人楊復為圖至敖繼公為集說嗚呼去周孔數千年習者不知幾何人傳者尚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蘊與粗并亡制度禮亦難言矣我朝太祖有意於是而儒臣近蹈前訛惜哉績承乏吏部弘治甲子太皇太后喪因倡古反吉元端為凶衰服制無漢以後附會說諸大臣從之尋守鎮江治官三月即歸杜門成初志以内外徵不起忘

飲食寵辱死生加百倍功然後知禰祖上殺子孫下殺兄弟旁殺以澤皆五世而斬也天子諸侯絶旁親以其皆臣也公卿大夫降旁親以其尊不同也為人後者女子出嫁降旁親而正體父母期持重大宗不二斬也然庶子不為長子斬宗子不為出母服無父則祖亦斬無子則孫亦期諸侯以下男女尊同則仍本服公卿以下女出嫁無主則仍本服臣不食禄則同民三月君已傳位則從服期年從有服而無服從

無服而有服從重而輕從輕而重隨時隨人取中無一定之法乃行經之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豈易知哉是故兼前代之制作莫如周公定百王之大法莫如孔子是篇師徒述習孔子既不易則今日必不可易今日必不可易則後世又安能易哉故績特為訓又圖以該之使九族有等而不容毫髪差使五服皆同而但有粗細異一本始乎父子旁親始乎兄弟亂而有條殊而可一簡易之道如指掌非妄作



也正德癸酉秋七月

王氏廷相喪禮備纂

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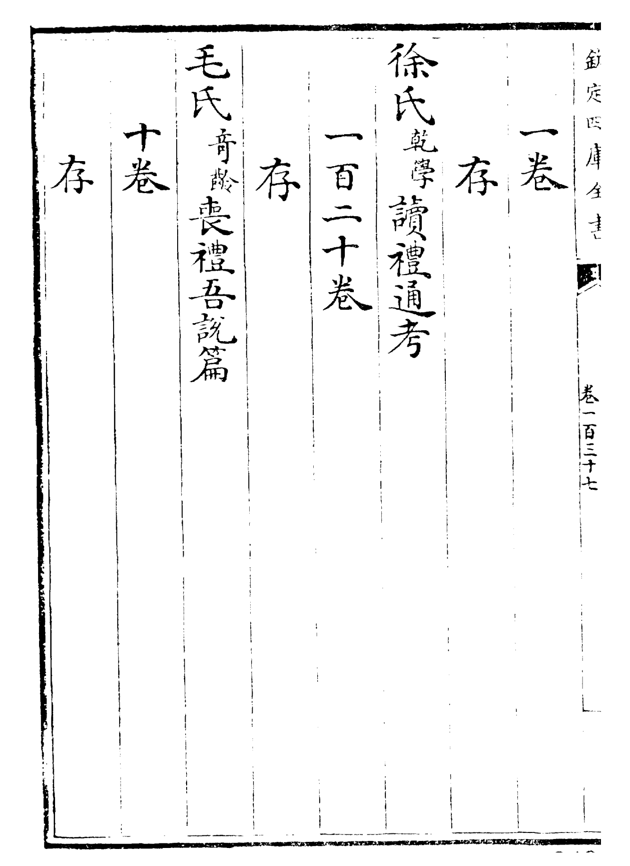
存

毛氏先舒喪禮雜記

一卷

存

汪氏琬喪服或問



一卷

存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

存

毛氏奇齡喪禮吾說篇

十卷

存

奇齡自序略曰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歎為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秪春秋記事多援典制為是非而即以為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槨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為之解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

參錯全然無可為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凡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避讐老以一官還鄉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為之說縱不之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考譜籍以問世而衰疾頻至急取喪禮所為說因陋就簡綴成帙間較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難稽多以己意相疏校而一往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於武斷則務絕焉

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為篇

甯氏_成為人後者三十六難

未見

黄虞稷曰衡陽人

薛氏_蕙為人後解

存

趙氏彥肅饋食禮圖

未見

楊復曰嚴陵趙彥肅甞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文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